



梅山集
二

詩 疏 啓 議 造 說

廿七

~ 16
2373
3



和
2373
28-3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詩

解中丞識喜 二首 ○ 壬寅

經年臺憲見虛糜何異藍丞漫不知欲籲九天誠未

格終朝鞶纓荷 鴻私

半歲超遷媿不才願從今日謝霜臺何由并解 經

筵職自在餘生七尺骸

八月十六日卽亡女閔氏婦改葬病莫臨穴哀

絕爲詩

爾死泯形影吾生誰極因丹旌纔出世玄木永歸真

地下終千古人間有兩親幽明多少恨號絕顛穹昊

謝李長汝臨別 二首

世累如君不入心寒江清月見真襟衛門晝掩逢迎
絕獨許良朋秉燭尋
羽化橋頭高卧人超搖無處不清真終應抗志風埃
外天地中間自在身

展墓

萬死歸來拜二人滂滂感淚入玄窞殘生不敢傷遺
體庶報至生罔極恩

壬寅十月十八日即亾妹尹氏婦周甲之辟愴

念存沒不能為懷聊成短律

十月日三六惟君以降辰重泉無甲子斯世復壬寅
草宿高岡土魂依孝子身終天蓼莪慟羨爾侍雙親
自玄石移宅鷺梁回戀舊居仍誦賈浪仙渡桑
乾詩仍步其韻效其體

都門一出八回霜日夜游魂在漢陽如今更涉蘆漪
去却望玄湖是故鄉

謝趙時仲止宿

嶺上白雲任卷舒問君真樂定何如人生自有無窮
事息影深山讀古書

醉菊任公天模輓

西河望閣有伊人高臥仁山各地六十春世篤忠貞能
繼業躬行孝悌幾通神菊籬取醉仍名室荆屋辭榮
自晦身教子義方知好學籛金不換一經真

立春癸卯

孤臣白髮臥窮廬長祝 君王好讀書及此東郊迎
氣日堯明舜哲御筵初

人日

今年又屆最靈辰天地昭融氣候新剪綠鏤金渾不
管祇將餘日願爲人人日鏤金箔或剪絲
即中國舊俗故云

靜厓趙老嶠輓二首

欒棘叩門涕泣云華原寒雪葬先君先君潛德堪垂
後合有人間不朽文
守靜林屋自蘊芬剛齋高士亦嘗云翛然乘化歸真
宅樵牧猶存孝子墳

期會李子岡于松石亭自鷺梁發向廣湖舟中
口占二首

布帆一片掛斜暉欲逐孤雲入翠微懸想巾車先我
至紅亭隱約碧蘿衣
烟波浩蕩自披襟路出東湖水夏深雨洗塵埃千嶂

淨何如江上丈人心

松石軒卽淵泉洪相國

夔周

攸芋而人亡亭空

滿目悽絕不勝古宅文藻之感聊成一絕

相國騎箕逝不留舊山寥廓好風流寒松老石依然在
看取高人晚節修

姜靜能

鎮

自太白山中命駕問病和呻嚙爲詩

以送其行

病懷常作惡未忍送將歸深情林下見真樂世間稀
停雲迷別路遙柳隱斜暉執手離亭晚前期願不違

原麥

青青原上麥日日色垂黃憐爾把犁者不能持作糧

月夜登樓懷姜靜能

憶君攜手上江樓蕩盡胸中萬斛愁今夜酒闌人不
見清風朗月惹離憂

金凡秀

周教

歸自楓岳誦傅毘盧峯詩口占以

示

玉簫清轉海天高青鶴峯頭振策豪夢與遊仙飛錫
去洞天寥亮月迢迢

送趙孺文

英玉藍田自蘊真雲林不得掩璘彬願君努力勤磨

琢百歲終成命世珠

贈別金稚章 平默

青袍客子自華山
妙歲高才學孔顏
從古竿頭難進步
願君努力一躋攀

送別張生 在烈

歲逼青陽白雪飛
關河千里送君歸
可憐夜夜連牀處
叵耐寒燈獨下幃

與季文對床而宿閱月故云

偶檢說郛見上海
郁文博序中有一絕云
白頭林下一耆儒
終歲樓中較說郛
目力心思俱竭盡
不知有益後人無
惜不移其功於聖經賢訓

步韻自警

用心端的是真儒
何苦勞神較說郛
玩物由來都喪志
不知能補後人無

伏枕寫意

窮廬牢落掩衡扉
萬想俱空自息機
林密猶騰紅日照
山高不礙白雲飛
經床玩理希前哲
病榻凝神悟昨非
半夜雷聲先已動
寧愁九野閉寒威

夜枕懷趙孺文行李

百年吾道托夫君
雅識清操迥出羣
經傳猶畱千古蘊
不知何日更論文

除夕

百憂難做一宵眠白髮青燈對悄然
騰月又過三十日不知何歲是歸年

李汝直漉衣懸鶉敝袍而若安且吉竊誦陶庵

先生贈朴廣巖詩仍效其體甲辰

百結先生今見爾敝袍不與狐貉取因知文繡非乃

願胷中真樂定何似百結先生用新羅處士故事

展墓不能筋力為禮仍誦陶庵詩效其體

小子行隨新歲來循瑩叵耐沒身哀如今筋力難為
禮恨不從前日百回

北青金生萬壽有詩力疾和之

江上孤亭獨掩關蒼松隱約白雲間
端居賴有朋來樂暇日談經見晚山

聽蟬懷子岡

霽後山齋蟬有聲和風和雨為誰鳴
餘音百轉如相警回望東林一土清

梅山丙舍聞晉秩之命

歸臥松楸養病身清朝晉秩問何因
更將誓墓平生願泣向泉扃告二人

趙時仲屈巾屨為顧拈韻共賦用備山中一故

事云

節序三秋暮逢迎一士高黃花當華戶皓月上林皋
秉燭名論發含杯意氣豪慙歲寒托後會莫辭勞
秋盡日以病誦鄭松江十月咸山菊詩仍和其
韻

落木蕭蕭萬壑哀九秋淹病未登臺偏憐數朶窓前
菊若爲幽人盡意開

沈君憲

宜德

會話梅花下感吟

萬卷詩書一樹梅梅花初發故人來憑君爲問環中
理地底微陽幾日迴

哭送趙孺章

秉憲

靈輶

昨日鰲山迎皂蓋今朝鷺水送丹旌浮生存沒渾如
許淚灑山陽一笛聲

栗谷先生愠于東人過蕭寺題詩云欲使心無
累那堪面目憎招提草樹裏寂寞對山僧尤翁
又見忤于羣小次栗谷詩以自警余素不俚于
口殆莫自存妄賡兩先生韻

我自忘恩怨人胡有忌憎飄然雲水外願學斷橋僧
立春日識祝

我生元逆旅天地一蘧廬息影心仍遠忘機世自疎

青陽隨日至玄臘并年除拜稽三元祝 君王好讀
書

任明老竣先集之役止宿江榭和呻作一絕用
贈其行 乙巳

尊門風節後繩先賴子揀揚百世傳自是明誠真繼
述歸求名理紫陽編 勸讀宋書故云

冷節病未展墓誦李五峯詩不勝感唏仍步其
韻

雨露彌增怵惕情天時回薄又清明邱原不克承芬
苾臥念蕭森松栢聲

送李汝直入蓬萊

江湖白髮自蕭然魂夢徒勞入洞天此日送君楓岳
去毘盧頂上躡飛仙

哀採薪

原上荷鎌者採薪終夕還擔肩向城市妻子自呼寒
哀驅雀

稻田驅雀者不絕叱咤聲斷鳥還集腹雷空自鳴
韓文五相守數旬病莫講討臨別快悒不能爲

懷聊贈二絕

憐君好學誦程朱萬馬奔騰正步趨付托得人吾道

重百年無愧作真儒

颯颯金風生遠愁黃花丹木倍離憂從君欲覓方壺

去振策天王峯上秋

天王峯即智異山最上頭嘗與文五有尋真之約故云

送安善膺

永集

歸鶴城

九月清霜重行人未授衣天寒曙鼓動本落秋雲飛
皓首難為別青春更詠歸殷勤歲寒托努力不相違

九月十三日展墓

玄隧幽幽白日沉滿山松柏自蕭森時回萬寶收成
日倍切孤兒報本心

金稚章留止林廬至意良厚病失講討臨別快

悒發之為詩

珍重臨巾屨蟾光盈且虧詩將秋色澹菊為故人垂
時序陶潛醉江山宋玉悲斯文共修約歲暮許心期

送趙孺文

平生行止鬼神知笑殺人間饒舌兒欲吐胷中千丈
氣滿天星斗照垂垂

任明老自靈仁山中冒霜雪見訪聊贈三絕

山上看雲仍送君仁山雲是冠山雲悠然相對雲中
坐纔出雲時路已分

明老居靈仁山余居冠岳山故云

歲暮天寒掩弊廬青山日月自居諸三宵燒燭難離

別爲有床頭未講書

講庸學未卒故云

相思湖海夢魂通孤睡頻驚落木風皓首重逢知底日爲留春色滿江紅

李公五

應辰

示除夜詩清警可誦力疾攀和

逆旅光陰風燭然於焉輟到八旬年淺斟栢葉仍成醉愛看梅花自在妍金鼎堪憐龍虎老玉衡難住兔烏旋英才一世如君少端爲斯文喜不眠

觀梅

一日觀梅十二時梅應爲我落花遲遲遲自有無窮意明德馨香皓首期

李元平止宿江榭臨分贈詩

寒窓燈火對疎襟白雪陽春更賞心自有天機難狀處高山流水一聲琴

送韓文五權敬叔

聖

安善膺還嶺中

浮萍身世臥江瀕萬事如今已八旬卷裏唐虞空在眼鼎中龍虎未通神愧君負笈輕千里憐我沉痾度十春惟有朝聞餘寸念願同三子學爲人

餞春

八耄已成全老身登山臨水摠前塵四時佳興尋常遣猶解題詩惜送春

病榻偶成

病床孤睡苦難成
政是村鷄鳴不鳴
家國百年多少事
終宵繞壁聽蟲聲

病枕聞賽鼓

繁繁賽鼓徹昏晨
南舍東隣盡祀神
安得起來西鄰令
免教狐嘯惑愚民

西門豹為鄰沉巫覡吳萊巫者降神歌云妖狐聲共叫嘯

趙孺文聞余病革
衝炎冒雨千里命駕於其歸

送之以詩

吾道存亡凜一絲
任誰扶得大綱頽
賴有三溪高士在
百年終作大宗師

三月死病自分不復上墓
八月念四日力疾展

省口占識感

臥床經萬死登壠拜雙親
至愛應憂疾殘生失護身
宰林回白日血淚入玄宅
畢命松楸願與哀霜露晨

金舜瑞楨臯告歸蓬山書贈一絕

老圃秋容日益催
天高木落鴈聲哀
君歸不用增惆悵
好趁曲江春色回

客自日邊來先設語
禁為誦蘇子瞻詩
若對青山談世事
要須大白傻浮君
以相警

無心吾已久長掩碧雲關
未須浮大白寥落對寒山

李拱五養益梅可賞寄詩要借用朱子韻仍效

其體

冷穆高標高士容
冰心已與玉壺空
相逢一笑幽期在
歲暮天寒霜雪中

姜靜能千里而至三宿而還為贈一絕

象外深深太白山
五賢遺躅邈難攀
何由伴爾雲臺睡
高枕千宵謝世寰

五賢指太白五隱

曉枕失睡遙聞江聲

江漢滔滔春水生
玄冰消盡泛波聲
仍憶浣溪風雨夜
鐵衣無忘向東征

陸務觀浣花溪臥聞春水方生思鐵衣東征

曉枕無寐誦陸劔南詩王師北定中原日
豕祭

無忘告乃翁不勝激昂仍效其體

昏昏鶉醉苦難醒
易位乾坤二百齡
待到廓清華夏日子孫
無忘告吾靈

元日曉枕 丁未

村鷄搏翼動天風
歲色應分子夜中
七十二年成一笑
且將身世付蒼穹

近齋先生諱辰癘病不克食素仍誦松江詩
湛老栗翁同日逝從前食素老難能
二句不勝興感率爾口占
正月十七日

一哭山頽四紀餘，諱辰不肉若喪初。八旬垂死無餘氣，却自今年未食蔬。

李進士遠重輓

剛齋席上早稱珍，千里擔囊問道真。嘗挹狀文要贊述，免教師德永沈湮。

公嘗挹剛齋家狀要，我刪述成狀故云。

四月上旬即大隱，李公永歸真宅之辰也。叵耐

哀緒泣題一絕

冰壺秋月見真襟，埋却空山草樹深。白首故人惟我在，不知何處更披心。

送田彝叔

秉淳

贊明

著淳

兄弟還安義

千聖相傳即一心，心涵萬理自高深。願從約處加存養，方寸常如上帝臨。

步和鄭國喬

奎元

韻用博一祭

二首

末路寥寥見道真，誰知腔裏藹陽春。為仁自有無窮樂，不厭糟糠陋巷貧。

作聖須要堯舜同一原，收定有奇功。愧吾虛負平生願，學未通方頭已童。

海州達禮祠成一鄉章，甫共和老圃趙公韻。要不佞出一語力疾步呈。

孝子居喪地畱傳，小大連舊墩餘井落新廟薦香烟。

何有東夷陋爰徵小學編聖人稱達禮華額揭豐鑄

積雨

積雨空林鬱未開山谿幽絕長蒼苔寥寥虛室冥心
坐多謝青衿問字來

送金舜瑞還蓬山

蓬山又有小蓬臺臺下滄溟萬里開我欲乘桴携爾

去扶桑睇日九陽迴

蓬山長髻號也小蓬臺在海中絕勝睇日九陽出楚辭遠遊

仲秋旬二發向漳楸路中望李尚書子田墓感

吟

纍纍青山塚新封又子田姓名留白簡冤恨徹黃泉

霜剝摧喬木風悲咽暮蟬同庚故人在駐馬涕漣然

拜玄溪先墓

萬死餘生在十年今始來松楸凋不老邱壠半荒頽
先祖垂惇德孱孫愧不才遲遲辭墓意留得幾時迴

止宿碑街店

孤燈旅夜影幢幢家國憂虞關一腔驚起收心心不
定五更山月滿寒窓

趙孺文連三歲問疾至心苦誠感通神祇力疾

賦詩以送其行

有客來湖海頻年見此君賣牛理行李驅馬役衰筋

厚意當時見高風異世聞百年傳付重天不喪斯文

送朴起哉興宗還咸州

送君今日送殘秋醉折黃花當酒籌鷗鷺千羣清似雪明春留與曲江遊

除夜枕上和唐人韻

寒燈永夜耿無眠及到雞鳴更惘然暮景飛騰留不住行年七十又三年

戊申上元夜二首

今年明月似前年一色通明萬里天八莖猶知上元夜臨風把酒興陶然

通橋踏盡氣峻嶒病臥江湖更未能一炷清焚聊自樂繁華休說廣陵燈

李君明公啟赴舉告歸有詩力疾步和二首

風光非是別離時柳綠花明春日遲留與清秋幽約在莫教山月屢盈虧

千萬人中知有身先儒此語警心神試場風雨掀荆棘須作繩趨尺步人許衡云千萬人中常知有己

送春日漫題

牢落乾坤玩物華韶光猶在野人家朝暉不厭長相對獨樹分明躑躅花

金汝振

玉重

臨歸有詩要和力疾寄贈

千里勞巾屨三旬共水樓披襟螢火夕把酒鴈聲秋
雲樹行相引滄江靜不流天翁如會事山雨為君留
又贈一絕用陽關體
三緘其口問何因要作平生守默人君歸應有忘言
妙息影衡廬自晦身

送崔敬甫還咸平

五月黃梅雨三旬青眼明澄江馴浴鷺深樹聽流鶯
傾我一樽酒慰君千里情飄然天際去幾日到咸平

送別權敬叔還烏川 二首

草廬來遠客相看意悠悠風露三江暮乾坤五月秋
寒棲因地僻晚對任天遊無與同真趣君行為少留
幽人無外事迎客是風流我欲開三徑君宜共一樓
烏川千里闊鷺渚十年遊往哲三緘戒關門勉自修

敬叔值橫迎不
俚於口故云

和閔稚教

胃顯

還同福

斯文天欲喪正路入荆榛逐逐求榮達寥寥學聖人
苟傳心法正何患姓名湮勉爾尋真樂關門自晦身
送李汝直還江西

寥落窮山抱病憂今朝送爾出林邱垂垂白髮三千

丈未繫行人渡水舟

望京

五雲多處是蓬萊 寶座高臨日月開
長祝君王千歲壽 南山北斗共崔嵬

觀漲

懷襄急勢蹴天浮 風浪西江幾日休
觀水仍知安命術 狂瀾自在泛虛舟

白雲

白雲如海復如山 聚散隨風不自閒
何似兩忘身世者 無心終日掩柴關

送田彝叔兄弟還花林用陽關體

花林秀色夢中來 皓首幽情未易裁
鸞梁江水濃如酒 收拾風光待子回

送金聖源

止洙

還龍岡

二首

巾褐飄然不自留 清霜一夜動離憂
江湖他日成偕隱 爲爾將添一釣舟

黃花籬落語秋蟲 催爾三冬勉學功
好去臥龍岡上夜 緇帷深處一燈紅

一純蒙

特恩除果川宰 出自惠養老臣之

聖意攜一純 展墓告榮不勝感慕發之爲詩

聖朝恩德若邱陵塵刹平生報未會兒子告榮先子墓幽明感極淚沾膺

病枕聞 聖上召對儒臣不勝頌祝口占爲詩
聞說 君王閱講筵歡聲喜氣薄重玄我願 聖功
仍不息貞明日月健行天

聞時人譏我以假君子君子之稱非所敢將仍
思宋時羣小呼魏鶴山以愚君子愚君子假君
子真是對待語戲題二絕

愧我初非君子人詎論非假與非真嚶嚶簧舌徒爲
爾何有平生自在身

晦翁稱僞鶴山愚今古滔滔醜正徒多謝世人偏餉
我光華萬丈屬殘軀

立春試筆 三首○己酉

新年顛祝我 君王聖德巍巍配彼蒼百萬生靈齊
攢祝堯天舜日永輝光

新年顛祝我 君王聖壽無疆千歲長地有南山天
有斗八方爭頌九如章

新年顛祝我 君王聖嗣天生定厥祥宗社安如磐
泰固萬方同慶一人良

上元夜荷金凡秀止宿披心道素凡秀歸贈一

律寄意肫摯力疾步和

不意奎仙客翩然下世間上元延素月中酒對青山
梅發貞元際鷄鳴善利關尋真留好約飛寫伴春還

李善一源長七舍而至三宿而歸爲贈三絕

雪峨山下玉人來皓首歡迎青眼開珠重君家傳正
學願敦詩禮盡英才

鷺湖春水漲連天我欲携君泛釣船病枕靡因乘興
去滿江風月自無邊

爲我嘉賓夢亦醒夜來風雨不淹停慙慙會得天翁
意留與三宵更說經

趙孺文臨賓冠筵情禮俱摯不勝銘感力疾爲

詩以送其行二首

威儀秩秩煥賓筵孫子三加賴爾賢諭志敬名須巨
筆願言施教述真詮

把酒離亭日欲曛白頭如雪向江雲碧桃花落春光
暮可奈明朝更送君

展墓二首

東風西日晚荒涼宰樹陰中涕泗海七十四年兒不
死繞墳猶自喚爺孃

松籟泠泠春晝長繞林鳥鳥自回翔應有精靈相感

格如聞警效出玄堂

送金仲允

升奎還中和

江漢三年客關山萬里遐但令心契合不待語言多
對月傾尊酒臨風聽棹歌顧名貴息義隨地勉中和
送李汝直還江西

不期能自至病枕得君歡共願朝聞道相看晝掩關
那堪千里別應隔數年顏執手丁寧語真心保歲寒

送田彝叔兄弟還安義

二首

百齡如一瞬回笑我浮生離別年年苦心期寸寸明
行雲將鳥盡流月向人輕懸想長亭夢今宵爲我成

雙鶴翩翩去乘風向嶺雲苟非超俗韻何用八山勤
愧我無觀德憐君自會文關門勉遵晦莫遣世人聞

鄭舜聞

鳳元臨別贈詩力疾奉和

嶺嶠千重遠江湖一路濞款扉輸古義鼓篋見真心
羣處相觀善端居可自箴斯文多少事歸向卷中尋

送韓文五還東京

逢迎纔數月離恨已依依春色猶留閨幽人竟拂衣
詩中黃鳥語尊外白雲飛我欲携君去東山共掩扉

文五家在東
臺山下故云

送安善膺還鶴城

解別青衿草色多韶光無賴恨如何可憐一夜黃梅
雨添着長江送客波

送李穉根 恆培 ○ 二首

天崩地坼此何時千里那堪遠別離分手未容無一
話白頭和淚強題詩 特值 惡廟 弄惡故云

穆穆 君王臨紫宸萬靈想望一初新北方父老應
相問爲報吾邦作 聖人

夜枕無寐回憶 行宮晉對時事不勝感涕口
占一絕

行宮寥落枕江隈此地曾經幄對回白首老臣今不

死夢中猶望 翠華來

夢見淵泉洪相公枕上識感

乘箕倏忽已歸天冥漠神交隔八年夢裏丁寧真約
在不知何日見淵泉

送任明老還新陽

瑤琴獨抱白雲澗山水何人共賞音扶病柴門相送
罷寒花落葉北風吟

十月念一日夜夢覲朴穉升 宗塾 不勝愴悵枕
上口占

別離三載判幽明玉貌清揚隔九冥良覲未終驚罷

夢四山風雨一鷄鳴

景陵復土日述哀

報時玉漏響丁東一閉 玄宮萬事終號泣長天聲

欲絕八陵松柏動哀風

尹陽伯 鍾燮 款扉信宿離筵留詩力疾追和

梳黃塗澤世爭奇天植惟君獨自持信宿披心猶不
盡祖筵珍重更留詩

送洪生 尚贊 還龍岡

愛爾袖中小學書伊吾永夜樂何如修身大法於斯
備希聖希天自有餘

十五日夜夢若有人呼我以洪厓老僊依稀是

李子岡也枕上愴怵述詩敘懷

心中幽約夢中傳喚我洪厓一老仙朝元鸞鶴留遺
影何處尋真會洞天

夜枕

寒衾輾轉睡難成長夜如年苦不明大舜孳孳為善
意病床驚起聽雞鳴

送別崔直夫 敬休 李玄秀 休 還芝湖

勞爾雙賢作存吾八耄癯相望翹白首驚視拭青瞳
冷雪飛千里歸裝付一箬無因留得住把酒菊花叢

庚戌立春日試筆

聞說 君王體健天書聲長與漏聲傳願言日就光
明學寶籙無疆萬億年

送別趙孺文還三溪二首

閒花細草閉山扃鸞語鶯歌揔厭聽賴有幽人勞遠
屨名言喚得病魂醒

二月行人三月還可堪離恨滿春山臨分不用閒言
語百尺竿頭一步艱

夜夢任頴西吳老洲兩賢臨會一室揚挖名理
而罷不勝愴恨聊題短律

一堂寥廓兩賢臨德義風流自起欽啼罷村雞驚蝶
夢滿窓明月見真襟

金希安

勉恆

告歸病懷寥廓贈之以詩

滔滔流俗摠非真德業及時要日新照膽自應還寶
鑑百年母負丈夫身

梅山丙舍作

行年七十五生朝孤子頭無夾頰髮此日呱呱墟墓
泣蓼莪篇裏感劬勞

七月二日夜夢有詩云殘年身世兩忘情已向
浮雲掛姓名覺而足成

殘年身世兩忘情已向浮雲掛姓名我願籠山流水
住不聞門外是非聲

送別金仲允還生陽

殘年無復感行休臥看山雲自去留八耄難爲千里
別梧桐葉落雨聲愁

蘇純汝衝冒暑雨遠涉江湖其意良感力疾賦
詩以送將歸

憐爾江南秀炤人襟韻清早傳詩禮業夙著老成名
望望辭塵世嚶嚶樂性靈歸求應努力奇觀在前程

送南士膺

字一還宜春二首

碧華山色滿宐州我欲攜君此地遊病枕忽驚千里
夢滿天風雨送殘秋

桐鄉物色古今同嶺路依依在夢中自有吾先儒化
在至今人說舊文翁

吾祖考宰宜寧時有儒化故云

謝俞元仲贈梅

故人贈我雪中梅帶得微陽消息來自有馨香明德
在百花頭上一花開

任明老三三年而會再宿而還不勝快悒仍步其
先祖竹室公贈芝湖韻以贈其行

辛亥

不見三年久心期詎云阻春泥深如海道路息行旅

荷君勞跋涉迎門自笑語我有斗酒熟莫向山中去

淵明詩云歸去來
山中酒應熟

送朴元吉

亨求 入蓬萊二首

一入蓬壺五十年洞天雲物尚依然萬千峯上仙
在應笑浮生滯世緣

白玉峯開紅躑躅千巖萬壑盡光輝何由携子尋真
去天一臺前更振衣

辛亥六月六日即 憲廟終祥也伸哀於鷲梁
行宮

憶曾登對日氣象葆天和日月臨丹宸風雲動翠華

一身寧自重三命亦云多社稷千年恨稻滔江漢波

夢拜近齋先生覺來和淚題詩

夜夢分明拜近翁春風和氣笑談中蘧蘧未畢諄諄
誨想望精靈返太空

送崔敬甫還咸平二首

送君歸去海天南意氣橫秋振葛衫湖鄉樂事真堪
紀二頃園中千樹柑

把酒臨風挽薜衣滿江雲樹晚依依病翁不出柴扉
外惟有鳴禽送客歸

展墓

梅谷寒泉自古名
晦翁於此葬親塋
吾鄉亦自同雙

號惟願先靈永世寧

朱子葬韋齋于上梅谷
蔡夫

間川之名

送嚴時仲

星茂

陽仲

星葵

還蔚山

二首

莊陵萬世有純忠
日月爭光戶長公
一瓣心香吾欲薦
圓岡高處儼明宮

風吹山木遠鴻流
霜落江籬宿鷺愁
一曲勞歌秋欲老
不堪離恨滿行舟

送金汝振趙經汝

聖權

還寅城

三首

憐君行李趁槐黃
更逐歸鴻渡灞忙
欲駕長風浮海

去扶桑樹下共翱翔

我生七十六回秋
臨水登山可遠遊
臥病無因窮勝賞
江楓籬菊倍離愁

聞說山陽大有年
康衢擊壤樂陶然
飽煖逸居存聖教
須從六籍細鑽研

送金聖源還德湖

萬事悠悠只自聊
百年身世付漁樵
吾將此地畱君住
白石蒼江送暮朝

徐景襄

贊奎

盛道詘山梅溪泉石之勝
昔我南

遊搜盡達邱羣
勝而獨遺此一區
叵耐流想賦

詩以贈其行二

五老峯臨三疊泉
晦翁要借畫圖傳
傳神妙處忘形色
認取峨眉自在絃
昔我趨庭到達邸
居然五十七年秋
桐鄉物色應依舊
安得携君賦遠遊

贈別田彞叔兄弟三

一臥滄江百慮灰
牀書倚閣厚塵堆
無因文會相觀善
千里冰霜媿子來

人生離別古來難
况值天寒歲色殘
我欲携君雙屐

去月淵巖上聽潺湲

月淵巖在花林洞中即彞叔攸居

至樂人間在讀書
書中自有大鋪舒
君歸努力求名理
明善終須復性初

送崔直夫還咸平

看君素業在研經
文史三冬夏盡精
待到包涵天下理
聖門方許自明誠

鄭元卿至自湖鄉
荐顧止宿贈雙絕
用敘別懷
故人已買沃州山
我欲從之行路艱
莫道時人知處所
青山隱約白雲灣

三日相離七日來
一陽消息與俱回
悠然會得天心復
未臘春光動閣梅

送慎致龍在嶽還猿鶴洞二首

方壺灑氣滿安陰綽約猿林春色浚我欲隨君霞外
去按勝臺下聽瑤琴
綠柳陰陰四月時江樓把酒惜分攜前程自有奇觀
在努力工夫願日躋

立春日效松江體六首

新年祝新年祝但願 君王德業成前後聖人同一
揆堯天舜日永清明
新年祝新年祝但願餘生作逸民藜藿布被無窮樂
詎讓康衢擊壤人

新年祝新年祝但願餘生復性初克念孳孳為善意
雞鳴起誦子輿書

新年祝新年祝但願生逢大有年使活人間呈上瑞
長安斗米直三錢

新年祝新年祝但願斯文一脈傳寄語丁寧吾黨士
終身勉學不怠天

新年祝新年祝但願兒孫養正蒙詩禮家聲傳付汝
冲年努力百千功寂秀時
讀中庸

壬子人日

新年初七日是乃最靈辰願言仁體物無使媿為人

徐景襄臨歸留詩力疾強和二首

龍蛇幽蛰自存身桂樹南山夏可人玉洞梅花應不老欲隨雲屨去尋春景襄居大邱之南山而龍巖山中有梅溪之勝故云棲遲晚計傍冠山門掩千峯萬壑間解惜洞天春色晚碧桃花下送君還

送李士蘊鎮玉還西林二首

西林山下閉門居永夜篝燈讀古書人生最樂惟爲善克己終應復性初生人大本在明農終歲勤勞着實功耕讀由來非二致君歸須學董安豐

送金生所厚還詩山

積雨淋鈴籠萬山桃花流水下人間君行慣識仙源路莫學漁郎去不還

送崔大爲義發還大邱

昆季聯牀讀父書箇中真樂定何如世間名利皆虛偽歸掩荆扉賦逐初

題盤龜臺畫二首

盤龜形勝冠東京玉瀟瓊臺照眼明畫筆描來真面目依然坐我挹清亭挹清盤龜亭名長風振策上龜臺玉洞桃花萬樹開前度劉郎難又

至遊仙枕上夢天台

送金穉章還堅城 二首

淵翁自是大宗師德義風流百世垂憐爾釋經敦匠

事為隣幽宅起新祠

方營三淵影堂于堯山墓下故云

逍遙山裏洞天開瓊宙磨空瀑響雷準擬隨君雲屐
去幽襟盪盡玉流回

偶吟 二首

附贅懸疣笑絕癡萬緣人世揔無知伯鸞不識存身
術望闕長嘆發五噫

跛難步履眇難視更沒心靈到一源浮世風光歸幻

影夕陽無限又黃昏

病枕敘懷 三首

壯志平生在遠遊長風萬里駕扁舟何由脫去牀茲
苦歷盡三山并十洲

投老歸江漢居然二十秋一心懸北闕萬事付東流
為有琴書樂渾忘車馬憂乾坤為客久身世晚悠悠
逆旅光陰促生浮死便休玄花長纈眼白雪已渾頭
迎客開茅宇携樽聽栗留天機在忘語腔裏自虛舟
景陵諱辰識感

帷對行宮如隔晨荆南古義跪敷陳除書滿篋 恩

言重灑淚梧雲哭 諱辰

六月十八日即 純廟千秋節也病枕興感聊

題短絕

憶會庚戌聖人生厭世遽然夢奠楹六十三年回
誕日孤臣不死顛蒼靈

七月五日拜司寇翌日仍曹中有事見遞不勝

感祝發之為詩

秋官司寇自崇班繫在都民性命關何事虛投樵牧
社三承 恩誥滌汎瀾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疏

辭持平兼 經筵官疏 辛丑八月十二日

新授司憲府持平兼 經筵官臣洪直弼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猥以
無似名忝剡牘年來所奉 除旨已踰涯分而今茲
經筵之銜持憲之擢尤是夢寐之所不到聞 命驚
眩殆莫省措躬之所也臣本世祿遺裔生長輦轂天
賦樸愚最居人下少而失學長益荒嬉擬諸百為俱
無所當亦嘗粗業功令才鈍不售薄試末蔭嬰疾中

廢初無巖穴隱遁之操又非讀書求志者流因之荐
罹喪禍心隕事乖棲泊窮湖苟度歲月今焉桑榆短
景奄迫七十床簀危喘朝暮就溘身外萬緣灰冷久
矣其與懷寶自珍韞美不市者相去甚遠臣之本末
伎倆如斯而止 聖明在上臣焉敢誣也不意虛名
謬聞上恩 淵聰曾未數旬 誤恩荐降施以招賢
之禮斯舉也卽 列朝尊寵耆德之盛典詎宜濫及
匪人虧壞名器至於斯極哉此殆廷臣不思甄別流
品以對揚 熙朝備官准人之實政也臣嘗聞罪莫
大於欺君行莫醜於盜名臣雖不肖無狀顧其素心

非欲出於欺盜而祇緣平昔持躬全欠本領甘自歸
於色取行違厚誣上下之科一念及此惶懍戰灼求
死而不可得也況今 殿下新蒞庶政龍德天飛萬
物咸覩卽天命人心眷顧蘄向之幾政宜時敏典學
日新大業其所以成就允德匡直輔翼者必須親近
正士朝夕啓沃大明謹始之規以爲出治之本尤不
可以不遴其選而乃以如臣蔑劣靡所比數者苟然
充冒橫當賢路除目一出瞻聆俱駭政程子所云天
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之也何爲臣之受之也
何義者也以臣一人之故而 朝家之舉措失宐儒

選之玷辱乃爾是何異於持千金之璧視以一瓦缶而棄擲溝中乎夫以韋布而處經幄古未嘗有焉穆陵之世始爲先正臣成渾而設從茲以後其所以居之者皆極一時之望迨 寧陵盛際羣賢彙征而亦多逡巡未遽承當至曰以成渾道德猶且力辭云爾則其爲任何如而豈容議到於如臣等輩哉至若霜臺風憲所以待夫一世賢彥在文纓猶爲難慎顧臣何人坐辱 寵命若斯其瀆乎臣之一身顛隳固靡足恤卽其仰累 明庭傳笑八方者竊恐非細故也臣自被 恩命不敢息偃江廬竄身窮山惟俟公

議駁正蚤自究竟不圖茲際簪筆之臣遠臨蓬蓽貴宣 聖諭禮遇之隆摯 旨意之諄切迴出常格萬萬非螻蟻賤臣所當得者伏地擎讀汗浹頂趾繼之以感泣也欲唐突附奏乎則分涉僭妄欲一向泯默乎則跡若固有歷日徊徨冰炭交懷茲不得不披肝瀝血昂首哀鳴干瀆 宸嚴罪合萬殞伏乞 聖慈念名器之不容虛假 察微懇之非出飾讓亟降 明旨鞶褫臣新授本兼兩任仍 命永汰選籍勿復 廁諸 收召之末俾溝壑殘命優游待盡於大化涵育之中則生成之澤河海莫量臣不勝隕越祈懇之

至

承 別諭後辭

經筵官

召命疏

癸卯正月二十四日

伏以臣於再昨秋猥陳一疏冀禴匪分之任而 聖
度包荒曲 賜優容 批旨隆重 德意洋溢曾不
終歲復有中丞除 命誤恩荐降驟躡無漸虛糜半
歲雖幸卸免見帶講銜未蒙并解臣兢慄踧躅久而
靡定顧以糞土賤臣未敢屢瀆 宸聽泯默縮伏恭
埃 謹罰之加不圖茲者守土之臣臨宣 聖諭辭
旨肫摯迴越尋常此 列朝所以尊寵宿德招徠名
碩之故事而今焉施之於千萬醜差之身臣以榮為

罪且惑且疑不省所以自措也夫 經筵之設將以
講明正學培養君德而顧今 典學一事尤為急先
之務有不容時日玩愒是乃興替汚隆之所繫也其
責專在講官非徒陳說章句用備顧問而已將使之
朝夕左右輔翼熏陶以成就 允德則固宜博訪抱
璞懷寶浚明帝王之學者以當是職其為任之綦重
何如哉且竊究 祖宗遴選之嚴尚論前修望實之
隆其所以贊襄代天之神化鼓鑄太平之盛觀俾
朝廷尊榮士林興起是豈偶然哉苟非其人 上不
宜虛授下不敢冒膺如臣庸末靡所肖似而承誤襲

木石生真
謬衷然充數 朝家視以常例自己處若倘來因循
苟且靡所變動不進不退跨歷歲年以致荐辱 召
命是 上下交失而 國體所以日輕也且今禮羅
廣張旁搜巖穴苟 殿下奮發志氣益勵大業 體
說命遜敏之義 懋周頌緝熙之功亟開雙日之筵
不停三晝之接討論名理揚挖治道心法政教粹然
以唐虞三代自期有以感服民之心志則疇敢不欣
欣動色于于進身以對揚 休命乎是所謂千里之
外應之者如臣等輩亦曷足有無哉臣曾伏讀
聖批若曰選爾以啓沃之列縻爾以風憲之任豈止

爲貴飾儀文而然哉是固出於循名責實之 聖意
而臣於兩者無以効一日之責則亦豈容一日安於
所不能安乎惟有遵述朱子請納其官茲爲臣究竟
法耳昔文康公臣金昌翁嘗歎虛僞之弊在儒林彌
甚以學未通方好爵縻身爲病至作詩以警世臣每
三復灑然若聞晨鍾今乃坐在裏許不克掉晚安得
免往哲之罪人臣靡敢飾讓矯謙以弋取辭爵祿之
高名顧以盜天誣世自欺欺人不惟有違賤臣平生
守身之義亦將仰累 聖明尚賢之政黃流注於瓦
缶華袞被於木石詎不取千萬人一握之笑乎昔漢

帝下詔求賢令瘡疾者勿遣誠以人固賢矣而若追
耄嬰疾難以筋力爲禮則勿用強策在賢者猶然况
不賢者乎今臣臨簣危喘待盡朝夕而間哭逆理精
魄遁喪因之荐患痲瘡形神欲離床第運用亦莫自
力詎可効宋臣萬適興疾赴召竟死旅邸貽譏於千
古乎匪常之寵非可以倖得躡分之命非可以
濫冒憂愧交極直欲無生臣情到此亦云窮且感矣
程子嘗云食土之毛而爲王臣召而不往邦有常憲
今臣義分都蔑罪戾彌積揆以邦憲合被鈇鉞茲敢
力疾披瀝冒死哀鳴伏乞 聖慈亟施方 命之誅

仍 命永刊選籍以卒天地生成之澤千萬大願臣
無任震越祈懇之至臣草莽愚賤不識事體妄効昔
賢章奏不書僞號之義年前上本亦不書清人年號
而 聖度涵容不施乖越格例之罪故今茲上章壹
遵前規矣喉司之臣以其違式而還給還給也固宜
然臣不忍變其素守仍舊無改恭竢 嚴誅幸 聖
明之財察焉竊附朱子貼黃故事敢此尾陳臣彌增
惶恐

辭 召命兼陳所懷疏 癸卯四月九日

伏以臣本江湖冷跡樗櫟朽材身世之兩忘久矣猥

荷 聖朝不世之殊遇 拔之衆棄之中 待以遺
逸之禮前後所被 寵命皆出常格非臣微分所可
擬議而至于向日晉對而極矣敢以蟻蝨之賤得汚
燕蠖之地密邇 耿光天香襲衣而 威顏咫尺
玉音溫粹 咨臣以學問之要 勉臣以出處之義
諄諄誨諭若慈父之詔厥子茲爲人臣之大幸布衣
之極榮臣雖退填溝壑亦無所恨而 恩禮彌隆情
地彌覺以榮爲罪日夕兢惕不圖茲際復辱史官臨
宣 聖旨引諭周詩 辭意崇摯申以 帳殿餘教
俾之進身 文陛鳩恩異渥曠絕千古臣雖無狀亦

具彝性敢不竭蹶承 命圖所以仰酬萬一而竊自
惟念學術空疎靡足以仰贊 聖德疾病癘痼不可
以陳力就列且犬馬之齒已迫禮經致仕之年在
朝廷夙夜之地猶將引退况于草莽之臣乎臣若彈
冠影纓冒膺 明命則臣之一已顛敗喪其素守固
未敢自恤而詎不有累於道齊之 賊化哉臣誠仰
愧俯忤不能自己伏願 殿下察臣無所能之實
諒臣不可進之義使優游畎畝涵泳 聖澤毋貽
熙朝矜紳之羞則是亦臣報 國之一道也臣身旣
不出則言亦不當出而向日登對進退忽遽草草進

奏未展悃悞衷耿耿略申 前席未畢之懷惟
聖明之澄省焉臣聞天人之際一理相貫人主之心
上通于天其所感應捷於影響詩云昊天曰明及爾
出王昊天曰朝及爾遊行此之謂也且人主至尊而
無上在上而可畏者惟天爲然若慢焉而不知敬忽
焉而不知戒則天乃震怒而譴告之譴告而不改則
棄絕而至於覆亡矣故曰警予之天猶可爲也棄予
之天不可爲也吁可畏也近日天心未豫災沴竟月
五陽之節雪霰交下咎徵之現不啻凜然天之所以
降災者蓋亦眷顧我 殿下丁寧告戒俾有以扶持

全安也臣聞災不是災遇災而不知懼是真災耳故
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殿下信能惕然憂懼側身
修省則回沴氣爲太和易危象爲太康惟在轉移間
耳在昔 明陵盛際適有日變或言是非我國之所
獨憂先正文正公臣宋時烈奮然峻斥曰此王安石
不足畏之說也先正之意豈不曰天之垂警固天下
之所同憂其可委之中國而不思所以消弭之道也
耶且常人之情惟知近憂而不知遠慮故災異未消
猶懷悚惕旣消之後恬若無憂此所以旣消之憂甚
於未消之時也伏願 殿下戒懼於覩聞之外制保

於危亂之前用作啓聖興邦之圖焉善乎張栻之言
曰人主不可以蒼蒼者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際
一念纔是卽上帝監臨一念纔不是卽上帝震怒斯
爲敬天之要故臣竊爲 殿下誦之臣聞帝王之法
古必先法祖爲其心法之所受也爲其身目之所建
也猗歟我 朝聖神相繼重熙累洽衛正而闢邪尊
華而攘夷崇道義而卑功利其家法之正治化之醇
所以創之於前守之於後者殆三代後所未有則可
以爲萬世之章程矣 殿下所踐之位卽 祖宗之
位也所傳之心卽 祖宗之心也精神流通洋洋如

在則夙夜慥慥思所以繼志述事者有不容自己矣
恭惟 本朝之於 皇明以君臣之義兼父子之恩
龍蛇之役 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再造我屬國其
興滅扶顛之德百世不可忘故 宣廟未嘗背西而
坐以致萬折必東之志 仁廟不幸值丙子之亂勢
窮理極雖行權宜之道然圍城之中猶行 望闕之
禮每值 聖節密伸誠禮北望痛哭涕淚如雨逮我
孝廟心懷至慟志切薪膽與二三同德之臣首揭大
義謀猷密勿 弓劍遽遺大勳未集然 聖志卓然
可以建天地而懸日星 肅廟寅紹丕烈禮以義起

設大報之壇祀以郊天之禮式至我 英廟 正廟
純祖 翼考益弘斯義所以光前而啓後者靡不畢
舉尊攘之義卽 殿下傳世之成法也常以忍痛含
冤迫不得已八字存諸 聖衷踐述 列朝之志業
竊恐爲 殿下之達孝也嗚呼 祖功宗烈之爲
後王法者蓋不可數計而麟經正義尤係闡明之大
者惟 殿下留神體究焉先正文成公臣李珥陳誠
於 宣廟曰帝王之孝與匹夫有間尤當盡誠匹夫
以十金之產貽厥子孫猶思善守况百年社稷千里
封疆舉以相遺者乎若有一毫自暇自逸之念則孝

思缺而先業虧斯言真切臣竊爲 殿下誦之臣聞
孔子之言曰克己復禮爲仁已也者人欲之謂也禮
也者天理之謂也爲仁也者所以全其本心之德也
人之本心莫非全德而人欲害之故爲仁者必有以
克其人欲而復其天理然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所
謂人欲者聲色臭味安佚一切生於形氣之私者是
已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公則一私則萬殊故學
者須公共放此身與萬物一例看方可以克有我之
私况人君代天理物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若
有絲髮偏係之私則亦何以盡仁之體哉先儒有言

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凡人稟性各有所偏
伏未知 殿下聖姿天縱而母容可議於有偏而難
克者耶 殿下試自息之 殿下之所當克在於聲
色歟在於臭味歟在於安佚歟有一於此便與天地
不相似豈所以法天行健之義哉朱子曰知如此是
病則不如此是藥伏願 殿下對證投劑浚追既往
之悔痛祛一己之私使身心內外光明洞徹如日方
升則所以端本正始施諸注措者咸得其宜馴致於
中和位育之盛矣朱子云知人欲之所以害仁則有
以拔本塞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欲盡而理純

則曾中之所存者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若春
陽之溫無一事之不得於理而無一物之不被其愛
斯言親切故臣竊爲 殿下誦之臣聞人主勢孤無
隣所依者惟民故曰乃裕民我惟有及盖君之於民
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而其所交須則猶手足之
於頭目也以故有民則有國無民則無國理勢然耳
猗我 列祖御世咸以裕民爲爲治之第一義暑雨
冬寒無不關心苛養疾痛常若在躬輕徭薄賦以制
其產發帑振廩以濟其饑浚仁厚德淪肌浹髓故上
下一體固結不解式至今永賴夫何數十年來凶荒

札瘥田野藜蕪烟火蕭瑟 朝家懷保之政靡極不
至而澤不下究民不聊生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扶老
携幼交走死無吊幸而不死則困於糶糶徭役乃以
菜色鵠形之流而不堪椎剝盡鬻其獲盎杼柚甚者
鬻其子女以緩其督而一有逋亡害及隣族或一人
而兼十人之徭一戶而當十戶之役皇皇若灼焰之
敘不其絕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其鬱悒之氣愁怨
之聲有足以上干天和 殿下深居九重何以盡燭
其情狀乎朱子詩云若知赤子元無罪合有人間父
母心 殿下生民之父母也若於 燕閒之暇念其

頷顛而啼饑波叱而呼寒則 玉食靡甘而 錦衣
靡煖仁政恩澤自可潛孚於窮藜之下矣在漢文景
之世閔念元元其減天下田租之半者常常而有之
此西京之治所以爲歷代之最也我 英廟在宥或
值大侵揀尤甚邑 特給全灾故五十載邳隆之治
化實惠在濊顧今 國計罔極固不可遽議蠲除而
常以百姓之足爲足則 君民相資不患貧富之不
均矣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者祛奢崇儉
之謂也不節則傷財財傷則民受其害節儉者裕民
之本也古之人君必節儉以得之奢泰以失之故非

衣而惡食則其興也勃焉峻宇而雕墻則其廢也忽焉此非後辟之可則而可戒者乎卽今百萬生靈如在漏船不知所止泊而其性命安危係我 殿下一身其所以發政施仁奠之衽席者不容一日玩愒而若其發施之本則亦惟曰節儉而已矣伏願 殿下千萬體會流仁澤於八埏綿蒂祿於億世則豈不爲生民之福而 宗社之幸乎昔周至成王而極治矣召公作誥一則曰祈天永命二則曰祈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蓋天命靡常聖哲所畏况乎今日乎召誥一篇綱領不過二事曰疾敬德誠小民而已國

之將興不在強兵豐財而在君德國之將亡不在敵國外患而在民心此召公所以申戒不已也 殿下處造命之地儘能修己以敬以安百姓則所謂祈天永命豈在於是是爲爲 殿下所攢祝者也昔宋臣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之變而奏聞或言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生民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斯乃大臣忠愛爲國家深遠之謨而亦當爲 殿下先事之慮故臣竊爲 殿下誦之於戲爲治之道莫大於敬天法祖克己裕民四者而四者

之本專在於講學明理苟不能學聚而問辨則將何以知其所當然覺其所以然而措諸事爲之間哉
殿下寶齡已過志學 聖功尤宜及時昕夕孜孜如不及猶恐失則真積力久可以緝熙于光明矣伏聞
近者鎮日 召對仰認 聖志奮發體天不息惟日不足果能用志不分恢拓擴充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則非直有獲于古訓無愆于成憲已矣昔宋帝亦云朕居禁中自有日課先正文簡公臣金昌協嘗云日課之功最易見效雖一日所做不多工夫積累意味淡洽與或作或輟者何翅相倍 殿下所以遜

志時敏者一此不懈則可無一曝十寒之患矣伏願殿下懋哉懋哉臣至愚不肖靡所知識殘喘危淺朝暮且死而受恩如天報答無地敢忘僭屑聊伸芹曝之誠極知腐儒常談不足以仰格 宸聽而倘蒙聖慈虛心採納不以人廢言則不爲無補於 進修之一端也臣自數旬來疝疾尤欲文字哀顛又稽至此臣又死罪臣無任激切屏營祈懇之至

奉

慰仍辭輓章製述疏

癸卯九月十八日

伏以皇穹降割我 大行王妃奄棄羣黎八域含生
普切哀隕方今 坤道順承 陰功旁達佇望關雎

麟趾之化而中途不造 長秋遽虛伏惟 聖心悲
悼沈慟若何可極竊願 殿下以禮制情 抑哀自
強上以 寬 兩殿止慈之念下以 答萬民無疾
之祝焉抑臣聞之禮義由讀書出故先王之制喪禮
也厥有讀禮之訓爲其讀禮而後斯可以盡乎情文
也至若檀弓大功廢業之文則朱子釋之曰業者箕
箒之謂非謂以哀而廢讀書也以故壽皇之喪山陵
未卜而請開經筵夫豈不義而朱子爲之哉誠以君
德之成就專係於講學一日不講學則一日之德性
懈矣固不容有所間斷且 悲疚澹泊之中外應旣

息於紛華 良心真切於燕蠖擴而充之易以收功
及是時也 攝其威儀 壹其思慮所接者賢士大
夫所講者聖謨賢訓則有裨於進修者蓋不可數計
詎但克盡情文已矣哉臣謹稽 列聖朝故事例於
公除後輒開經筵雖在斬制猶然况于替慝乎 冲
年功課之不可斯須虛徐臣嘗爲 殿下陳之今不
敢更瀆 宸嚴而 法講之廢亦既久矣若夫因喪
而停講則此歲垂盡所謂一曝而十寒者不幸近之
矣將何以成託 允德乎臣愚死罪竊不勝過計之
憂復罄赤忱冒昧仰陳伏願 殿下遵聖哲之定訓

監 祖宗之成規亟 開隻日之講用完緝熙之功
焉臣癘病瀕死不克匍匐於 闕下僅能受服于懸
庭於禮曠矣於分虧矣惶蹙屏伏祇俟 威罰不圖
茲者伏見吏曹公文以臣 啓下於輓章製述官夫
輓章製述在朝詞臣用賁黼黻者之責耳如臣蓬藿
之賤非敢以儒臣自處詎可冒齒於其間哉且臣疴
痺痼證近益危殆伏枕落席待盡朝暮以若精力其
何能濡毫運思綴緝句語擻揚 徽美之萬一乎以
義則不敢以病則難強縱欲承 命其可得乎不然
臣亦 化育中一物耳當今小大奔走各効其力之

日藉手文墨之末技用相執紼之役豈非區區之願
而不此之爲乃敢枝蔓其辭瀆撓 黷纒臣於是又
有罪焉伏乞 聖慈俯賜照臨亟 許變通仍 命
有司刊臣所帶經筵之銜勅臣前後違傲之罪以昭
法紀以安私分焉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新資及工曹叅議疏 甲辰八月二十一日

伏以喪期易終 徽定殿練事已過 祥祀奄迫
聖懷悲悼若何可極羣情痛廓益復如新伏念臣以
千萬無所似之賤品叨千萬不敢當之濫選晏然虛
糜已多年所以私則忌廉喪恥厚干法義之誅以公

則癯官廢職大傷綜核之政日夕悚慄蹙蹙靡騁祗
緣前後哀懇未蒙 恩諒徬徨泯默惟俟 威罰之
加忽因大僚失薦特命臣進階通政會未幾日繼伏
奉水部 恩除除書聯翩 龍光赫然臣聞 命震
駭五內失守恟怵彌日不知所以自措也嗚呼今茲
爵秩乃古所稱元士卽所以命德而三代盛時待并
世之賢俊者也降及後世雖未盡然猶是著夙夜之
勞茂績用之實循序而得之未有靡所試可安坐而
致之如臣之爲者也朱子雅言士大夫辭受出處不
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實關風俗之盛衰

又曰世衰道微士大夫假真售僞托公濟私清官美
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則是以身啓此弊爲來世嗤
笑從古薦職固多斯弊而若其全體僞冒積負欺誣
因仍久假節次推排如古之充隱者卽臣是已在
熙朝用舍之道固宜深察而明辨之刊汰而斥遠之
俾虛矯戢而痼瘼革名器重而 國體尊豈容遽加
異數假以緋玉使舉措乖恒賢智解體哉值今日
啓聖興邦之會中外臣庶顙仰 治教休明百度俱
貞 施爲之間尤不可不審也臣聞爵祿加於賢傑
則絳組重於丘山秩位及於卑汚則冕紱輕於沙泥

臣縱不能効絲髮補 聖德顧何忍以一己之榮寵
仰累 聖朝則哲之明哉臣賦性愚魯素乏窮經致
用之功受氣脆弱又無幼學壯行之業業已控瀝肝
血更沒餘辭重以狗馬賤疾與年俱浚肢體癱瘓疝
癥肆劇表裏交鑠身無餘幾戶庭跬步動輒須人危
喘凜凜朝暮就溘其何以自力趨承仰副 虛佇之
聖意哉凡係官名職事之輕重緊敬宜不在所論而
至於見今忝竊尤是僥濫詎可一日虛冒乎夫世未
必皆希音而瓦瓠之鳴不列於大樂世未必皆琮璜
而燕石之賤不登於圭邸顧今林下宿德磊落相望

而以如臣最出人下者反居人先是尤臣心之所不
敢安也茲敢力疾哀籲仰瀆 宸極伏乞 聖慈諒
臣言之匪出飾讓念公器之不可褻施亟鑄臣新授
資級及所帶職名因之刊去選籍永寢 召命俾垂
死殘喘安分待盡寔 天地父母曲成不遺之仁也
臣無任戰慄祈懇之至

辭祭酒兼陳所懷疏

乙巳七月初三日

伏以臣一病纏髓死亡無日尸居視蔭萬念灰冷惟
是匪分職名長縻身上詎不欲追此未瞑竭誠控辭
或冀 仁天之垂憐而瀆擾是懼不敢復伸哀籲蹙

伏床第惟 謹訶是俟不意茲者祇奉六月二十五日 教旨以臣爲成均館祭酒者噫噫此又何爲而及於臣哉臣聞師儒之席地望清峻惟昔 寧陵之世勅設此官以處文正公臣宋浚吉伊時先正亦曾力辭不已而自是近二百年繼之者纔數十人則其遴選之重可知也今乃 恩出中批事異常格以此蔑學無聞待盡朝暮之一賤蹤苟然充數靡所難慎有若尋常庶官之隨窠填差者然臣心之惶慙欲死尚屬餘事名器猥褻所關至大燕臺之骨雖致千里之足而齊門之竽必爲衆人之笑竊爲 公朝惜此

舉措焉且臣犬馬之齒已滿七十七致仕禮經之正訓也假令臣在朝廷夙夜之列祇當乞骸歸死存却大防况以草莽疎賤若於致仕之年作爲始仕之日休迫 威命揚揚彈冠進據臯比之座則果做何狀人哉上而貽累於 熙朝下而貽嘲於來世其不可問諸市童而決矣禮有所不可越而病有所不可強者則徒以稀闊官銜攬作野外虛糜之物以爲一身之榮者更何說而求之哉 聖世綜覈之政恐不容乃爾此臣所以不能晷刻安於所不能安也伏乞 聖慈俯賜鑑諒 許解臣國子新 命仍將

經筵舊銜并施刊汰一以息四方之譏議一以全匹夫之廉義不勝其大願也抑臣憂愛之忱耿耿不昧茲於丐免之章聊以贅陳惟 聖明垂察焉臣聞讀書將以致用也顧今 乾坤正位 日月并明行將見關雎麟趾之教洋溢薰蒸無一物不被 賊化此正 殿下造端正始之秋也其要存乎讀書明理其功之不可闕有若此者而講對之曠廢亦已多矣是豈古聖賢愛日敬時惜取寸陰之意哉聖不自聖惟學是資故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先儒亦云學問之道最忌間斷蓋須臾不近書冊則必有惰慢之

氣襲於四體非僻之萌累於方寸匹庶猶然况 人主萬化之原乎今 殿下春秋鼎盛當益勉典學緝熙光明一日不講其害非細往哲所云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朝不戒或致萬事之墮者其言痛切也臣竊聞我 世宗大玉日必四講朝而繼晷晝而繼夕三講之外又必夜對亦粵我 英廟八莖倦勤而猶不停法講蓋無一日之不講於學無一念之不在於學其 好學之心 求道之誠所以卓越前王 垂裕後昆而臣曾叨桂坊侍講 翼廟于銅龍時在 冲齡而晝講午對罔或見停斯爲

殿下家法豈非 聖明之所宜遵述者乎夫生人之樂莫樂於讀書故朱子作四時讀書樂詩用敘其無窮之真樂茲豈欲故爲浮夸之辭而然哉生處難熟是乃古今之所通患而 殿下之厭於讀書以不知有真樂耳信能味其無味咀嚼得真則滋味漸生理趣漸長馴致欲罷不能之域以 殿下之明聖曷不留意於此而若斯其泄泄乎臣踉伏猷猷惟 聖學之成就是祝仄聞相臣儒臣之登 筵以講學仰勉則 殿下輒以體念爲 批然講筵之不開猶夫前也是有體念之言而無體念之實懇懇進戒出於滿

腔苦血而二字之 批不過紙上之虛文而已將何以服羣下之心而副萬民之望乎夫學之一字所包甚大非直讀書之謂然非讀書則又無以爲學故必須通經研史然後可以贊天人性命之源究治亂興亡之要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亦由是而之焉者也苟非然者何以達天德王道何以識前言往行又何以審幾應務成從欲之治哉 聖學之勤慢而 國家之安危係焉宜汲汲慙慙有不容姑息玩愒伏願 殿下常以學不講德不修憂聖人之憂赫然改圖 奮發志氣頻日引接討論名理 紹 列

聖之盛烈 闡隆昌之大業則 祖宗陟降之靈悅
豫於上羣黎百姓之心鼓舞於下是爲迓續景命之
基本也夫易失而難追者時也難得而易失者幾也
殿下一初撥轉之時與幾其不在茲乎惟 殿下懋
哉懋哉文成公臣李珣進言於 宣廟曰 經筵不
頻接見固踈酬答甚罕講問不詳政要時弊未嘗諸
詢罷 筵之後 大內深邃瞻仰徒勤而 殿下左
右只有宦寺宮妾而已未知 殿下燕居之時所覽
者何書所做者何事所聞者何語耶近臣尚不能知
况外臣乎文正公臣宋時烈陳戒於 顯廟曰聖學

之要不過讀書窮理善則從之惡則去之其在突與
之間堂阼之上持守身心常若上帝鬼神臨之在上
質之在傍則儼然至正泰然甚安清明在躬志氣如
神凡於天下事無不瞭然而今也 臨筵絕稀臣隣
罕接一曝十寒未嘗有益有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不待纒斧而自至於枯涸宗社臣民將何所恃倚哉
一念及此心膽墜地兩臣之遭逢是何等 盛際而
其言之真切如此况今日臣子之所欲告於 殿下
者又當如何哉嗚呼惟天以聖人之資畀 殿下
祖宗以艱大之業遺 殿下天命之眷顧方深人心

之蘄向方切失今不圖荏苒蹉跎則歲月不與志業
茫然雖悔而曷追哉伏乞 聖明惕然發省亟改前
轍以先正之忠言爲箴以 聖祖之虛受爲法以勉
聖學三字爲時措之第一義諦焉臣臨簣危喘神息
全迷而名忝講官未敢含默悃誠所發言不知裁干
冒 宸嚴罪合萬殞臣無任震恐祈懇之至

辭 遷陵輓章製述及本兼諸任因陳所懷疏

丙午五月十五日

伏以 喬陵改卜 灤朝將遷 玄隧既啓切如見
之誠 諱反親裸展不匱之思 聖孝格天 哀慕

皇皇臣民憂慮若何可極仍念臣見叨職名夫豈一
日所可忝竊者哉前歲之冒死祈免徒歸文具 聖
批之獎借彌重反玷 寵光惶隕失圖靡所容措以
私則忘廉喪恥厚干法義之誅以公則瘵官廢職大
傷綜覈之政日夕兢感直欲就溘而復事瀆顛亦有
所不敢徊徨泯默惟俟 威罰之加不意茲者獲接
吏曹公文以臣 啓下 遷陵時輓章製述官臣彌
不勝悚悶之至也嗚呼我 聖考養德貳極 睿哲
旁達 代聽四載 治化邳隆凡今日臣子疇不欲
象成聲詩闡揚 盛美於終事之地而顧是任乃在

朝詞臣之選耳非如臣草莽疎賤可以濫廁於其間者也且臣所抱疝癖之證輾轉沈痼身無餘幾近添泄痢神息昏瞽實無濡毫運思綴緝韻語之望縱欲少効末技用相執紼之役亦何可得哉伏乞 聖明俯垂諒察早賜變通仍 命刊臣所帶本兼諸職重勘廢禮慢 命之罪以昭法紀以安微分實爲公私之幸也臣竊有區區愚悃敢此附陳焉臣伏聞自昨年以來 聖志奮發如春噓物 聖學緝熙如日升天晝而待夜冬而及春講對靡間 諮詢周博政朱夫子所云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蘄向益切瘖聾

跋覽增百倍之氣糧鉏耨皆相慶於野想望 君德之成願無須臾之死臣與鄉里父老共祝太平萬歲也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此言行所以動天地也桴鼓影響其應乃爾然無疆之休亦有無疆之恤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此謂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而後德之所修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苟或間斷則并棄前功蓋無終則無始故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先正臣李珣於聖學輯要敘工夫次第而曰猶慮其中道而廢故次之以敦篤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敦篤者敦厚於

終敦厚於終者存乎日新日新者日進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也夫義理無窮而歲月有限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苟不日新又新進進不已則業必至於日荒德必至於日虧而前日之銖累寸積者舉將失之矣此如操舟而上急流撐挽之力失之分寸而所退者已千百丈矣豈不可戒哉斯義也先正文簡公臣金昌協陳勉於 肅廟而 聖祖之所虛受者也蓋聖不自聖未曾以吾道已足而忘進修之功故大禹惜寸陰成湯作盤銘文王日中不遑周公夜以繼晝孔子發憤忘食伏願 殿下紹前聖

而法 祖宗罔以萬機之靡暇而或闕三晝之進對俾 時習之功無所間歇而 日將之德不至少退則自應 開廣聰明 振勵志氣至德凝道與天爲一是爲典學之始終條理也九仞之山易虧一簣百尺之竿難進一步斯乃聖哲之所慥慥故臣謹爲 殿下誦之且臣謹稽 國朝故事法講御經書召對用史書賓主輕重之別斯可見矣蓋經理而史事經純而史雜故前賢讀書之法必須先經後史使義理之宏綱大用浹洽融貫爲主於中然後輔之以史則本末互資理事一致以之權衡乎人物臧否事變得

失王霸公私善惡之分正見斯立絲髮不差若緩經而急史先後失序則譬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畢竟成就得功利窠臼而靡所補於天德王道故朱夫子嘗歎學者舍經而治史爲心術之害誠至訓也伏願殿下克遵 列朝徽規日開 經筵兼行召對經經緯史用盡 繼述之美不勝其願望也臣因此而又

有仰陳者顧今 聖慕罔極若喪之初宐不遑於晉接討論而朱子嘗請經筵於壽皇山陵未卜之前往哲之急講學有如是者 聖朝已例亦不以未卒哭而廢經筵誠以君德成就專係講學有不容一日虛徐而亦可以盡禮於終事也又况緬制異於始喪山陵復土之前隻日之對恐不宜停閣也臣靡敢以講官自居而愚衷攸激不容自己言實僭妄死罪死罪臣無任瞻 天望 聖屏營祈懇之至

奉 慰仍辭輓章製述及本兼諸任因陳所懷

疏 已酉八月十五日

伏以旻天降割 大行大王奄棄臣庶區域含生普切號實恭惟我 殿下襲傳重之統罹巨創之悲哀痛罔極當復如何惟願爲 宗社爲生靈節哀順變勉循中制仰 寬 三殿之憂俯副萬姓之望焉臣

耄荒癯瘠形格勢禁既未獲進身於庶僚之後少伸
哀慶之忱只隨鄉里父老號咷祝虧蔑彝分於焉
滋大方思陳章自列乞伏常憲而怵惕嚴畏罔克自
遂不意天曹擬臣於輓章製述之任此在 清朝詞
臣藻采足以形容盛德者當之有非如臣謏劣所可
冒膺故前此 綏陵遷厝 景寢葬禮并不克如例
製進矧茲尸居視蔭人理都絕運思綴緝萬無其望
伏乞 聖慈特命攸司早賜鑄免焉且臣在 先朝
猥玷 收召之列繼蒙 引對之恩叨占虛名上欺
天聰內慙私心外怵公議顧今一初之政莫先於綜

核名實而僥濫虛假罔有甚於臣者乞將臣本兼兩
任并行刊汰永削選籍俾得以安意就盡不勝大願
第竊有一端彝性消泐不盡如向日之葵至率而猶
傾野人之芹忘陋而欲獻今茲 聖作物覩始初清
明一變至道寔惟其時竊伏聞帝王之治本於學問
而爲學之要莫先於立志一志既立百度俱貞書曰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于光明以高宗成王之旣哲且明若無待於學問
之加勉而傳說之賢周公之聖勸懲懇懇必以此爲
第一義者誠以人主一心萬化之原而機務寔繁氣

習易染苟無以匡衛維持於日用云爲之際則本源之澄清而溷淆之易至主宰之卓立而撓奪之居多故防閑接續必有資於簡策以之而窮理則性命之正事理之當莫不昭載於斯夙夜動靜之間念慮萌發之際必使理義爲主事物爲客如權衡之在手而稱量不差如水鏡之照物而妍媸莫逃其於收拾身心裁制事務不待盤盂之銘衡石之程而端本出治事半而功倍矣臣竊伏田間側耳有聞於都人士所誦傳者則我 殿下初潛毓德殆如虞舜之居深山殷宗之舊勞外而素日勤功常在於一部小學猗歟

盛哉昔我 列聖朝表章此書以爲入德之門而粵我 英宗大王平生講繹如誦己言通神之孝弟體天之治道咸由於小學實啓五十年邗隆之化是乃殿下家法也 殿下學問根基之原本於此書蓋已得其要矣又復以朱子讀書次第從事於 法筵進講則 允德成能將權輿於是矣臣又伏聞古人居憂未葬讀喪禮已葬讀祭禮朱夫子又曰喪中無不得讀書之文以故壽皇山陵未卜而朱子請開經筵亦粵我 明廟 宣廟兩朝皆於 大喪在殯之日不廢 講筵以至 孝廟初元先正文正公臣宋時

烈亦以此爲言伏聞 殿下克體斯義式日講對典
學之功健天不息竊不勝贊頌也先儒云人主讀經
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跡 聖學之最先用功既當
在小學而 列朝聖繼神承謨烈丕顯載在寶鑑之
編羹墻之錄 燕涓蠖濩之中兼講此二書則庶幾
觀法近而收功易也昔宋孝宗進講三朝寶訓而曰
朕樂聞祖宗謨訓雖一日盡一卷亦不爲多此爲欲
法堯舜當法祖宗之義也伏幸 體究焉臣伏覩六
月九日 大王大妃殿下教矣以止慈之 聖衷
敷燕翼之諄誨純誠惻怛義精仁熟當配於舜禹授

受之十有六言 殿下所宜終身尊信如父母神明
者恐無容他求也夫經筵之設將以講明正學培養
君德君德成就專責於講官故古昔有雙日經筵隻
日講讀之例 本朝則又有三晝之講朝夕之對已
爲 祖宗之成法而天德王道咸從講學中做出來
斯須間斷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所云學古訓而有
獲監成憲而無愆者也 殿下一身有五百年 宗
社付畀之重億萬世子孫垂裕之艱其所以承 先
啓後克盡負荷之責者全繫於勉強學問以故從古
言治者罔不以講學爲急先務也今當 龍德天飛

化理方隆天命之眷顧維新人心之蘄向政切此真
我 殿下基命宥密之一大期會難值者時易失者
幾伏願 奮發聖志講求治道俾八方黎庶之想望
德化者日有所見月有所聞舉切須臾無死之願則
太平萬歲肇基今日惟 殿下懋哉懋哉臣癘淹床
第神識迷錯言不知裁彌增死罪臣瞻 天望 聖
無任屏營隕越之至

辭大司憲兼陳所懷疏

伏以 聖德格天天休滋至我 東朝殿下母臨屆
五十之年元朝稱賀緝儀載舉 慈徽彌彰 宸孝

增光羣黎百姓舉切歡慶臣尸居視蔭形格勢禁既
未獲進身庶僚之後用伸蹈扑之忱亦宜陳章自列
乞伏常憲而怵惕嚴畏罔克自遂虧蔑彝分於是焉
滋大不圖茲者 特除臣以司憲府大司憲此又何
爲及於臣身哉臣驚惶震懍靡所容措夫 熙朝官
人孰非可以難慎者而至若貳卿命德之器所係彌
重且風憲之長地望清峻上不可以輕授下不可以
冒膺在朝廷夙夜之賢亦當綜覈名實惟其人是用
不是考歷試之蹟紀陳就之勞而待次充補者也若
其發跡草莽光膺 簡拔則自非儒林宿德允叶於

輿望者莫宐居之故自韋布而處是任者歷選數百
年來曾不幾人其遴揀之嚴可知也今乃 恩出中
批事異常格遽以茂學無聞待盡朝暮之一賤臣舉
而畀之不少留難臣一身過分之灾縱靡足恤其爲
累 四聰之明駭八方之聽當如何哉臣聞爵祿加
於贗德則珪組重於丘山職秩及於卑汚則冕紱同
於沙泥如臣無所備數千萬不近似之物冥升不已
充極至此則 聖簡緣臣而失正名器由臣而益輕
竊爲 殿下惜此舉措也伏願 殿下矜其愚陋無
用之實哀其癘病垂死之狀仰稟 東朝亟 收成

命并刊本兼諸任俾風燭殘喘安意就溘寔天地父
母始終生成之 大恩也且臣憂愛之忱耿耿不昧
茲焉丐免之章聊以附陳伏冀 聖明之垂察焉臣
跽伏猷猷聞 聖志奮發如春噓物 聖學緝熙如
日升天晝而待夜冬而及春講對靡間 諮詢周博
政是天命人心眷顧蘄向之一大機會也臣與鄉里
父老想望 至治之成願無須臾之死焉夫理義無
窮聞見易局歲月有限分陰可惜伏願 殿下彌勉
聖學彌堅 聖志凡係思慮之發政令之行必要其
粹然出於天理之正而動靜語默罔或間斷必使至

誠之意表裏融徹孚格遐邇則自應久道化成廓堯
明舜哲之度盡湯盤武孟之功卓然爲千世帝王之
表準以光啓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曷不盛哉從
古言治者莫不本之於人主一心人主一心萬化之
原也蓋天位至高萬機日繁所以維持防範者不容
少緩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二者爲
國祚祈天永命之基本伏乞濬留 聖念焉橫渠張
子有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前聖繼絕學爲
萬世開太平先正文成公臣李珣亦云立志當以聖
人爲準則一毫不及聖人吾事未了斯言雖若高遠

斯事實是親切由是而崇德廣業任道統之重盡君
師之責卽 殿下已分之所當爲者也先正文正公
臣宋時烈進言于 孝廟曰三代以後習俗卑陋以
道學爲迂闊不切於施爲而所以把持牽補者不過
權謀智力而已於是道學政事分爲二塗而道學爲
無用之物朱子一生慨然於斯論學不遺乎物論治
必本於學不遺乎物故學爲有用必本於學故治得
其道蓋所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如此此帝王之
本統聖賢之淵源爲 聖祖所受用至德疑道大猷
時升茲乃 殿下家法故竊爲 殿下誦之仰贊

繼述之義諦焉往哲有云欲法堯舜當法祖宗爲其
觀法近而效則易也此所謂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
也惟 殿下懋哉懋哉臣耄荒迷錯言不知裁尤增
死罪臣無任屏營隕越懇祝之至

辭大司憲兼陳所懷疏

辛亥九月二十九日

伏以 舟梁之盛禮載舉 坤極之寶位誕正慶溢
宗祊歡均區宇凡厥含生之倫舉切蹈抃而臣耄荒
視蔭形格勢禁罔克進身於嵩呼之列彝分虧盡恭
俟 威譴已矣臣於歲首猥服都憲新 命瀝血陳
懇閱半歲而蒙 恩遞如僬僥之脫扛鼎蚊子之卸

負山庶幸粗安微分用還造化舊物不圖初秋荐荷
特除一之已是 誤恩其可再斯受 命兢惕罔知
所以自措也夫風憲之長古所云烏臺峻秩蒼珮崇
班作人主之耳目轄百僚之綱紀其爲任之重顧何
如而加之於疲癯殘疾之身委之於空山樵牧之社
者臣誠求其說而不可得也臣聞公孤缺位銓曹不
請備員而臺諫有關則必請政 命以不可斯須曠
職也在臺端下僚猶然况所謂都御史者乎且 君
德成就責在 經筵教誨髦譽專昇師儒而臣虛糜
兩銜已積歲年一授之後更無遞改因仍躡冒視若

固無法義攸在死有餘辜也犬馬之齒奄迫八耄過
禮經致仕之年者亦云久矣在朝廷夙夜之賢猶當
乞骸謝事何況草莽之賤乎縱令四大輕健視聽聰
明不宜躡越大闕而况荐患風痺淹身床第氣息如
綫東首斯迫乎昔晉臣羊祜每有退讓至心素著特
見伸於分列之外臣竊自悼微誠不及昔人抱茲耿
耿而迄無以孚徹於宸聽也臣自奉恩命日夜
震灼更冒萬死有此瀆顛伏乞聖慈天地父母
特賜鑑諒仰稟東朝亟遞臣本兼諸銜仍之永刊
選籍俾晷刻殘喘安意就溘不勝其大願也臣跽伏

猷猷竊聞天意藹然如太陽初升萬物咸覩留
心聖賢之學期致清明之理是誠啓聖興邦之辰
而士侔大道之行民望至治之澤者已三年于茲矣
方今諒闇甫畢訪落羣臣是又爲政之一初也當
新厥德用答景命天人離合之際世教污隆之幾皆
權輿於殿下方寸之內所以爲萬化之樞紐也
念皇穹付畀之重體祖宗基業之艱常自激昂
奮發志氣卓然以古聖王自期以一毫不及堯舜吾
事未了爲究竟法焉昔周至成王天下之治極矣而
召公作誥一則曰祈天永命二則曰祈天永命若不

能以朝夕安者蓋天命靡常聖哲所畏故召誥一篇以誠小民爲祈天永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而屢致意焉其爲國家長遠慮者乃爾臣謂 聖學爲誠民敬德之本焉伏願 殿下常開雙隻之筵克下百千之功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若爲九仞之山戒存虧簣則馴致至德凝道大猷時升堯舜事業豈不外是也且今天地合德日月并明是乃 造端托始之機會也程子云有關雝麟趾之意可行周官之法度蓋德化爲治之本法度爲治之具二者交致而後治業

盛然必先有其意可行其法故朱子亦云自閨門衽席之微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行周官法度旨哉言乎是爲警戒相成嗣大曆服之義諦故竊爲 殿下誦之惟 殿下懋哉懋哉不揆僭妄言不知裁彌增死罪無任激切屏營祈懇之至

辭知敦寧兼陳所懷疏 壬子正月十九日

伏以 慈徽隆長樂之養 宸孝采光 黼袞視端門之朝庶工咸和朝野慶忭曷有其極臣尸居視蔭形格勢禁未隨羣僚之後用伸蹈舞之忱虧分闕禮無所逃罪竊擬陳章自列而嚴畏囁嚅不圖斯際猥

蒙晉秩之命茲值千一之慶會思述熙朝之古
事曲垂聖眷至於斯極臣雙擎九頓震越罔措直
欲鑽地而不可得也竊惟執法之論宜有駁正之舉
而仄聽累日寥寥乎無聞敢冒萬死仰暴微衷冀幸
聖慈之垂察焉臣於客臘猥被聖恩許解都憲之
任蠖蟻賤忱既徹天鑑庶幾從茲粗愜私分滯濡
賊化安意待盡矣今茲新命又何爲而至也昨春
恩禮曠絕聖諭懇惻可以透金石而孚豚魚終靡
敢自知不能而冒昧承當年除歲遷亢極至此不詢
於尉薦不備於銓格中批特授不少難愼其所以

褻名器而駭物情豈細故哉况上卿隆秩也或以德
選或以勞進雖在朝夙夜之賢不可以年齒久次循
例而必得况無可命之德可紀之勞詎可以不試之
臣無用之物僭擬於其間哉臣雖耄荒亦具彝性豈
獨無隕結圖報之苦衷而比歲以來荐罹風痺下體
不遂床第跬步亦莫自運所不絕者嗾下一縷耳前
後控籲罄竭無餘庶蒙仁天之所鑑燭臣曷敢覩
縷其辭更溷宸聽哉且臣犬馬之齒靡足計數而
過禮經致仕者已近十年之多矣縱令四大輕健三
官無曠固未合晏躡大閑仰玷盛化矧茲泡沫風

燈頃刻消盡者乎古聖王治道以萬物各得其所爲至故慰撫耆艾俾不以筋力爲禮其所以愍惻疲癯者曲成不遺茲乃張四維而盡人性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又曰君使臣以禮禮之於治道所係乃爾也伏惟 殿下以禮成教一國興讓亦願以禮處臣亟 收敦府 除命因之刊汰選籍俾得以乘化歸盡用填溝壑寔爲 天地父母終始生成之大德至渥也仍竊伏念我 殿下纘 列朝畀付之統受 太母艱大之托克體休恤罔敢自逸四載于茲矣今方 摠攬乾綱光昭 先烈非直羣黎百姓

薪向顯若伏惟我 於昭陟降眷顧期望日監在上政是我 殿下夙夜宥密自貽哲命之辰也必須先定 聖志以立大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云天下萬事固有大根本大根本無出於人主之心術所謂體信達順可以事天饗帝者由是而之焉也程子曰爲國之道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云定志者至誠壹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必可信先王之道爲必可行不狃滯於近規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爲人主者不願其國之治安則已矣如其不然舍是說奚以哉雖幸 睿智天縱 聖

德日新難得者時易失者幾苟不立得志定則自致
因循悠泛所貴乎遜志時敏也漢唐諸君檢身接下
之際非不知敬德之可疾而持心每流於安肆非不
知法拂之可貴而適意不及於褻昵褻昵者宦妾也
法拂者賢士也賢士易疎宦妾易親卽其親疎而不
知所裁則理欲交戰公私并立不能無內外賓主生
熟甘苦之別故一日二日積習潛滋發於其心害於
其政斯乃自然之理必至之患尤當爲先事之戒者
也 殿下勵志勤學雙隻之筵不拘寒暑固無容仰
勉而苟或臨筵暫時開卷不過爲應文備禮之具而

無從容涵泳欲罷不能之樂則其何以至德疑道得
天下之理哉繼自今日 發揚蹈厲恐不逮事使此
身心不離於方策之中虞齷之上而非辟之心無得
以萌焉或值 燕閒屏遠近習晉接講官俾之陳說
祖宗故事往哲名論以至軍國猷爲閭巷疾苦隨意
諮訪以通其情志以廣其聞見又取 列聖誌狀
國朝寶鑑叢書錄及東賢奏議等書昕夕省覽觀法
近則收功速志氣日明智慮日周自應致怡然渙然
心融神會之趣也 殿下一心萬化之樞紐以之酬
酢萬變各得其正者皆本於講學而講學之要固不

外是矣蓋一念不正即無以合天心一事不正即無以順天則所講必正學而聖賢謨訓當日親也所近必正人而左右褻御當日遠也言必正論而讜議悉見於施行習必正事而邪慝不接於耳目蓋必無一念不可與天知無一事不可與天合夫然後可以學之功純而政之用善焉 殿下我東之天天且不違况于人乎惟 殿下懋哉懋哉先正臣李珣之言曰志於道而俾一世為唐為虞由我也志於欲而俾一世為叔為季亦由我也志之所向不可以不慎斯為宣廟獻忠而被 聖祖虛受臣竊為 殿下誦之仰

贊湯盤武孟之 聖功伏願 聖慈恕其僭而察其衷焉臣無任激切屏營祈懇之至

啓

檢閱金益文宣 別諭後附奏 辛丑八月六日

草莽賤臣猝被分外非常之 寵命恟恍震駭五內失守遂伏窮山殆莫省措躬之所繼又史官遠臨蓬華賈宣 聖旨恩諭曠絕尤非糞土賤臣所敢承當者有靡敢備例附奏用犯僭汰之誅獲將危迫之情要得微暴於出納之地庶幾或因 俯詢而詮達尤增死罪

筵銜

祇受

後不敢

備例

附奏

錄

除命

特宣

授史官

俾之

敦

木口

復命日貴納于暖院以為誣稟之地

兼春秋金濬宣

別諭後書啓

癸卯三月十四日

臣曩叨

恩諭冒上辭本干瀆

宸嚴恭竢方

命

之誅不料

聖度包荒曲賜優容

特降溫綸策

勉隆摯臣誠惶隕感激莫省攸措重以銀臺之臣由臣之故而至被嚴譴處分過重臣彌增慙悚直

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臣家近輦路而時值

履險幸行將擬疲曳病軀瞻望羽旄粗伸犬馬之

忱矣千萬不自意簪筆之臣臨宣聖諭恩出常格

臣雙擎九頓愉悅震越不知所以獲此於聖明也

帳殿延聘即

祖宗朝尊寵名碩之

異數而施

之於蟣蝨賤臣臣無能為役于前人而敢諉前人之所已行唐突呈身靡所顧忌則詎不辱朝廷而羞

當世乎臣雖迷頑亦具釋性每朝瞻出日暮倚橫斗

自不禁愛戴之誠况今玉輅將戒恩召鄭重豈

不欲起膺威命仰觀皇皇之光而臣十數年來

屢經死病右眸偏盲隻眼亦難辨物左體成痺跬步

不能自致近又疝積闖肆往往昏絕以臣視臣亦不

猶人與人視臣當云如何縱或不言寧不內愧於心

乎臣不死不活贅疣於世無毫髮裨補聖化而徒

以虛名坐辱 恩禮至於斯極臣怵惕憂懼病上添
病危喘凜凜若將就溘其何以筋力爲禮乎情窮勢
迫無望進身泥首屏營惟竢 嚴誅而已

直閣金始淵宣

別諭後書啓

癸卯三月十五日

臣日昨附奏猥陳癘病實狀冀蒙 聖慈之矜諒矣
鑾輿未臨 行殿近臣又宣 聖旨所以開誨策勵
俾之進身者丁寧懇惻靡所不至至 下借來之
命是何 聖明誤假 恩禮於草莽垂死之喘至於
斯極哉惶駭震悸罔知所以容措也臣竊量己分非
直麋鹿之性未免怵惕於天門瓦缶之質不合薦登

於清廟目下病形危厲萬狀常若晷刻不保詎敢議
到於陳力就列哉 君令臣行天地之常經而臣之
重拒 威命王章之所不容惟願過被法義之誅而
已

左副承旨徐憲淳宣

別諭後書啓

同日

臣咫尺 行殿坐違 召命仰孤 虛佇之 聖意
罪合萬殞惟金木是竢銀臺之臣又宣 聖諭促臣
登對 誠誨諄篤鈇鉞不行而 異恩涵濡此殆臣
命卒之秋也顧今 拜陵有期而緣臣之故以致
輿衛未啓晝景向晚臣尤死罪到此地頭他不暇顧

今將忍死匍匐進詣於 行宮門外以請進退之
命靡敢效往哲晉對之義惟願歸身司敗服終始違
傲之罪伏乞 聖慈俯加體諒先收僭來之 命俾
安微分焉

假注書卓景秀宣 別諭後書啓 癸卯三月二

臣猥服非常之 寵命弁髦株守晉對 行殿乃以
不肖之身膺賢者之 招將啓儒門呈身之捷徑其
爲傷 聖主則哲之明滋朝野瞻聆之惑果如何哉
非直賤臣畢露醜劣自速無嚴之誅而已曾不幾日
簪筆之臣臨宣 聖諭徵召又復鄭重 德音愈益

懇摯亶出於 好賢禮士不遺遐賤之 盛意而竊
恐所施非其人如臣愚陋何所藉手而猥膺斯舉哉
祇緣臣行已無素純盜虛名上誤 朝家之恩禮綸
綍之重有足以增欺天隲分之罪也臣靡敢毫髮矯
謙以取辭巽之美乃其區區衷情實有百不堪勝而
萬不獲已者豈 淵鑑之明猶有所遺照耶且狗馬
賤疾有未敢仰溷 宸聽而聞歲瀕死近益添窳宛
轉床簀鬼事日迫尸居視蔭危喘凜綴雖使臣爲在
朝之身萬無自力趨承之望 天日監臨臣焉敢飾
詐哉謹俟少間收召精神當更入文字冒死申籲而

違慢之罪惟竢鈇鉞之加而已

史官張鉉詰宣

別諭後書啓

甲辰正月晦日

皇穹垂臨萬靈効順 聖候遄復天和 玉體日益
康豫是爲五百年三有之大慶而太平萬歲肇基今
日竊山夏畦父老童稚舉不勝歡忭鼓舞之情況臣
猥忝 筵銜偏蒙 恩遇注心 象魏日月攢祝靡
有紀極而區區咫尺之守有難自渝罔克致身於羣
僚之後少展頌賀之忱虧分闕禮靡敢自恕縮伏屏
營惟 威譴是俟不料 聖度天大不以爲罪乃降
近臣別諭宣召 責勉彌隆 德意洋溢顧茲糞土

賤臣何以獲此於 聖明也臣雙擎九頓采極隕越
臣躬逢 盛際蒙此不世之 異數苟可以毫分自
力則豈不念不俟駕屨重自陷於慢 命之誅哉臣
犬馬之齒已迫七耄癯朽龍鍾不做人樣因以夙抱
貞疾委淹床第間復添怱喘促拘攣雖戶庭跬步亦
輒須人以若形證其何以出入 禁闈升降 法筵
乎此臣所以屢被 明命而不敢爲蠢動之計者也
臣旣不能進身而愚衷耿耿竊有所仰陳焉昔 宣
廟朝 愆候平復之後先正臣李珥以爲大病之餘
善端開發敷達于 前席者其言懇惓有足以孚格

宸衷想像先正當日滿腔熱血殆令人激昂而齎涼也顧今玉候復常講筵頻啓羣黎百姓莫不欣欣然想望新化佇見允德之成是爲天命人心眷顧蘄向之會也其所以保養擴充於一念之善繼續光明於時敏之學日月就將如春嘘而物茁火燃而泉達自有難形之妙此其機不可失而時不可踰者也惟聖明懋哉懋哉臣殘命危淺幾無省識而竊感恩私微誠自激言不知裁尤增死罪

史官趙光濬宣

別諭後書啓

甲辰八月二十四日

臣於日前獲上辭本披瀝肝血冀蒙褫鞶之恩及

伏奉聖批不惟不賜開允旋降別諭敦勉彌篤其獎飾之隆期望之重尤非糞土賤臣之所敢承聞者臣惶駭震悸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噫昔賢云天高聽卑殿下之於臣天耳夫何精誠之難格至於斯極哉更何敢支離其辭而區區迷執之所自畫者有二焉不敢與不堪也學術滅裂靡足以仰贊聖學則是不敢也疾病癰痼亦無以陳力就列則是不堪也茲爲臣之素所矢言者也且臣聞古之在上者罔不以需賢爲急而其要必審於名實之際在下者亦罔不以愛君爲性而其守必擇於辭受

之節蓋取士而不覈其名實則賢愚混淆而僥冒者
參焉事君而或昧於辭受則本領顛倒而在直者舛
焉今茲 上之所施下之所受非直混淆而顛倒臣
固不足道緣臣之故而累 聖朝則哲之明將傳笑
四方貽譏後世者豈細事哉臣嘗晉對 行宮昵侍
龍光其醜劣無用之實 日月之明庶無遺照而
隆恩厚禮愈益曠絕臣感戴 鴻造將不知其死所
而先儒有云人臣事君守身為上報恩次之臣嘗誦
味斯言思欲持循而寡過蓋臣前後欺誣之辜已矣
難贖則惟於出處去就不至昌被放倒粗守一己之

廉義不違往哲之成法卽所謂將此身心報佛恩也
臣苟休於 嚴命喪其株守將何所藉手而報不世
之 恩哉臣尸居垂盡之中又因天氣驟涼疝痔宿
證益復肆劇呼吸隔塞屈伸俱艱復成一籟篠以義
以病蠱動 路酬 恩報 德已斷此生注情 象
魏有淚無從也 威命之下又不免違越惟願違被
鈇錢之誅而已

龍仁縣令李源一宣

別諭後書啓

己酉八月二十日

臣於日前猥陳微懇仰冀 體諒及伏奉 聖批不
惟不允所辭 恩諭隆篤至以副予承教之願爲教

臣滿心惶隕不知所以措躬不意茲者守土之臣臨
宣 聖諭援往哲之出處責 君德之成就其禮際
之崇摯 敷示之丁寧有非蟻蝨賤品所敢冒當者
臣雙擎九頓愉悅震駭益無以自定也顧今 聖人
首出萬物咸覩 睿志奮發如春噓物 典學緝熙
如日升天正寅紹丕圖迓續景命之一大機會暗聲
跋躐舉皆鼓舞歡忭增百倍之氣茲際 延訪之舉
至及於賤臣苟使襪線之微可補於黼黻則曷敢不
竭蹶赴 召仰副虛佇之 聖意哉其迷不知變甘
自陷於慢 命虧分之科者乃有所不得已耳臣所

抱癱瘓之病疝癖之證已閱半生輾轉沉痾心骨交
鑠身無餘幾近添風眩神識昏迷咫尺步履七顛八
倒尋常酬接十忘九遺癘朽龍鍾卽一未冷尸耳若
是者何敢登文石之陞備 顧問之列乎且臣犬馬
之齒已近八耄縱使身爲市井之臣祇當乞骸歸死
尚何議及於去就之節哉其不可問諸市童而浚
耳昔 皇朝高皇帝詔舉遺逸禮送京師而七十者
勿遣與漢法之年老癯病勿遣前後一揆是出於養
廉義遂物性之意茲爲 聖朝所宜遵述者也臣自
在 先朝猥玷 收召純盜虛名欺誣之罪不可勝

誅卽今 鼎新百度 賞飾一初綜核名實允爲
新政之先務而僥濫虛假罔有甚於臣者乞將臣本
兼兩任并行罷免永刊選籍俾得以安意就溘不勝
其血懇也

假注書金慶洽

存問後書啓

辛亥正月四日
來宣

回登之名不見于古今載籍特爲東俗之所稱故先
儒至謂今俗所行若合於理聖人必制爲節文蓋不
許以無於禮者爲禮也大僚至舉賤臣回婚而仰奏
致煩衣資食物 賜給之恩又 遣簪筆之臣臨門
存問臣承 命隕越措躬無所臣聞程子之言曰祗

寒暑雨農夫耕耨吾得以食之卻如此閒過日月卽
是天地間一蠹也如臣無用老而不死靡所猷爲坐
食農民之所生旣是蠹中之最甚者也 先朝特除
賤息一純爲果川縣監置出於惠養老臣之意 恩
山德海靡足以喻其萬一今者又軫 聖念復施分
外之 異數臣雖至愚亦具彝性臣見服方喪斬衰
非所議到於非禮之禮至若豐豫飾喜尤非義分之
所敢爲者然則 上之所施下之所受豈非俱乖於
事宐乎且今歲功告儉哀我民斯孔棘且殆而臣是
何人獨霑 殊恩至於斯極曷敢安於所不敢安者

乎昔齊君賜餓者以食餓者曰願與一國之餓者宋
時相臣餽伊川以縑伊川辭曰相公之縑雖多不能
遍及天下之寒者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
無私照伏願 殿下一三無之意亟還 恩命用安
私分焉臣不勝屏營悚慄之至

假注書金慶洽傳

諭後書啓

辛亥正月五日
來宣

臣於尸居視蔭之中猥承都憲 特除之 命驚悚
震迫靡所措躬際又簪筆之臣因衣資食物匪頒之
教臨門宣 諭至引古人入鄉循俗之義俾之領受
恩賜 聖念隆篤至於斯極臣雙擎九頓感極涕零

詎敢費辭牢讓不副 體下之盛德至渥哉恭承
恩命伏地隕越已矣

假注書鄭昌休傳

諭後書啓

辛亥四月十七
來宣

臣之見叨職名夫豈一日所可忝竊者哉向前之瀝
血陳懇徒歸文具 聖批之獎借彌隆反玷 龍光
循墻不得鑽地末由惶隕罔措靡所自容間伏奉駟
召之 旨過限而未蒙 恩遞卽又簪筆之臣臨宣
召命十行 溫綸丁寧諄復鄭重惻怛恍若進身
文陛親聆 玉音臣雙擎拜稽感極涕零臣卽一蓬
藿之賤士耳 殿下何取於臣而有此 誤恩若斯

其頻繁也是何異注黃流於瓦甌被華袞於木石哉
臣所盜者虛名而 聖朝所責者實用持虛名而應
實用沒知其不敢也 聖眷愈重臣罪愈甚不自知
其死所也噫苟使臣學術足以彌綸世教言行足以
幹式儒林有可以仰贊 熙朝君師之化則何爲執
迷不回自干慢 命之誅哉政爲無此伎倆而於義
不可故羞媿蟄伏甘作 聖世之一逋氓此臣平生
微諒之未敢隨時變易者也今則八耄耄荒五官失
守氣息之存僅一髮耳左體癱瘓而全軀不遂右眸
盲瞽而隻眼亦隳非直古所云半人已也近又重患

風痺證類再中膝攣脚痿成一蘧條房闔跬步罔克
蠢動因之眩暈昏瞽幾沒省識卽 王人之所目擊
臣焉敢誣也就使臣貪戀 榮寵拚死登程將不免
與萬適同歸而無幸矣苟非然者值此一初清明之
會胡爲此踟躕徊徨故作難進之態重欺 天日之
明哉臣情之危蹙如窮無歸而程子有云食土之毛
而爲王民者召而不往邦有常憲臣之犯常憲亦已
多矣罪不可以終逭惟願遙伏邦憲而已

兼春秋申學典傳

諭後書啓

辛亥十月二十
四日來宣

臣於月前猥蒙 恩造許解都憲之任庶幸得遂微

諒用還造化舊物曾未幾何復服 新命惶隕添病
靡敢瀆顛席臺戰灼惟 威譴是俟不意今茲 別
諭特降簪筆之臣又臨蓬華十行 恩綸丁寧肫篤
念國勢之岌業 憫民憂之瀕洞 圖所以啓聖興
邦至誠攸格可孚豚魚有若 貴臣以出禪補 新
化臣聞 命悚慄罔知所以自措也臣前後所被
恩禮與天罔極而涓埃莫報今將朝暮入地撫躬悲
悼萬殞靡足以自贖矣瀝血哀鳴辭竭意窮而輒蒙
熙朝曲賜優容法義攸在宜有駁正之論而 明廷
寬厚置諸度外以臣草莽之賤耄耄之齡而長係於

朝籍俾命德之器天職之重而委諸溝壑公私俱病
至於斯極恐不成事體也臣素患癱瘓之證春夏來
猝致再中左邊肢體全然不遂累試刀圭終欠收效
床第運動非人扶則不能重以風眩添眩有似癩癩
至不入父母之廟而極矣臣固自廢而天又廢之命
之窮矣臣亦末之也已想望 象魏有淚無從也臣
以籟篠戚施至不克祇拜 聖諭 王人之所目擊
臣焉敢誣也臣焉敢誣也臣形神欲離精魄遁喪蠖
蟻微衷罔由畢暴伏願 聖慈天地父母 特垂哀
矜 亟命將臣本兼諸銜并施鑄汰因之永刊選籍

俾得以安意就溘於 大勺槃物之中寔爲終始生成之 賊德也

議

孝顯王后喪卒哭後 大殿燕居服笠制黑白議

癸卯十一月十三日

臣於病伏垂死之中禮官臨門宣 旨俯詔以 殿下暮制卒哭後燕居服笠制之變白用黑當否竊伏念笠制白黑宜有三年暮年隆殺之分而補編所載橫圖中 內喪在先混用純白者反有重於傳重之服亦有違於羣下進見時用淺淡服以從上服之意

且與暮制公除後燕居服黑布黑笠之定式編輯之臣所奏視事燕居服黑笠之文及五禮儀 內喪在先卒哭前進見時黑笠云者大相逕庭而靡所釐整有不敢知者而臣素蕤學識尤昧講禮雖在匹庶之尋常儀節猶不能上下其論况敢可否於 王朝之典禮乎且臣未曾以儒臣自居則依舊是韋布之賤耳固不可陪外廷末議而重以疴痺宿證閱歲危殆神隕精亡幾沒省識縱欲仰首動喙亦不可得左右思量竟無由仰對虛辱 王人臣尤死罪

綏陵遷奉時 大王大妃殿服總議 丙午五月

八日禮部金夏鑲來問

臣獲以千萬無似之身謬忝籍凡有朝家問議混廁儒臣之列輒誤周諮之命常念上貽玷辱直欲惶愧而死也臣謹按儀禮喪服記改葬總註云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疏云父爲長子子爲母同通典許猛又云諸有三年者皆當總先正文元公臣金長生亦載疏說於喪禮備要而曰禮意應服三年者皆服總蓋爲長子三年則父母同耳疏言父爲長子總則母統於父可知也惟我大王大妃殿以正體之服服翼廟三年則遷陵時服總禮所當然當三

年者猶言服總况已服三年乎揆以經禮斷無可疑也喪禮補編本無改葬儀故儀曹祇據往例定以淺淡之制者雖不爲無稽而今日事體與癸丑己酉差殊及今追正恐不可已也臣素茂知識尤矇禮學近又癘病濱死神識昏塞不敢與聞王朝典禮而既伏蒙俯詢亦不容終默妄控瞽見極涉僭汰伏地隕越惶恐待罪

當守嗣位後東朝位號加上當否議己酉六月

八日禮部李東韻來問

臣奉諱罔極之中不意王人臨門宣旨俯詢

以東朝位號加上之節竊伏念國朝往例三大妃殿同時并臨惟成廟朝為然而各加徽號二字於大妃殿位號之上已矣無別立殊稱至宣祖朝稱仁聖大妃以恭懿殿肅宗朝稱莊烈大妃以慈懿殿是亦舉徽號而云爾見于公私文字者也西漢有皇太后之稱而恐涉無稽靡足以為據也臣素蔑學術既不堪比數於儒臣之列近又瘡病濱死神魄隕喪其何敢陪外廷末議重犯無忌之誅哉伏地震慄惟俟威罰之加焉

經筵繼講冊子稟定議

庚戌十月二日修撰李升洙來問

臣猥以千萬無似之身謬通選籍凡有王朝問議混廁儒臣之列每誤博詢之舉上貽玷辱惶隕欲死重以瘡病添欲待盡朝暮不意經筵之臣又以繼講書冊承命臨問臣既蔑學識又不以見職自居則曷敢攬論於其間而竊伏念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進修次第恐無差殊朱子雅言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闕之以大學之道先正文成公臣李珣亦云先讀小學詳玩而力行之次讀大學及或問真知而實踐之是為循序而致精者也聖功既溫釋小學行將垂畢則恐當殿之以大學章句或問

正廟朝御定大學類義亦不容不參講也朱子且云
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
學之成功斯爲不可易者也臣欺謾竊寵適 命待
勘而竊感 詢蕘之盛私心激切未敢終默不勝悻
慄之至

經筵繼講冊子稟定議

庚戌十一月二十七日
修撰姜堯來問

草莽賤臣瘡喘垂死非分職名尚未蒙鑄削以其冒
忝之故又有繼講冊子 下詢之舉 經幄之臣銜
命臨門臣旣蔑學識且不以見職自居則曷敢妄論
用犯僭踰之誅而第竊伏念朱子讀書次第先讀大

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先正文成公
臣李珣要訣亦云次讀論語於求仁爲己涵養本源
之功精思而濳體之是爲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者
也 雙隻進講大學垂畢則恐當殿之以論語而朱
子有訓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
不少一箇字蓋從其細心斟秤上出來義精理確平
易明白親切簡當亦一部論語也以故前儒之專門
是書者并讀集註不爾則無以看出聖人真詮也
法筵成規雖只講正文而從今作古并講集註俾聖
謨賢訓會通一揆其爲 聖功之基本者詎有量哉

臣尸居視蔭神魄遁喪而竊感 詢薨之盛未敢終
默不任兢慄之至

憲宗大王祔廟後 眞宗大王祔遷當否議 辛亥

五月十八日禮部申學典來問

臣虛冒都憲職名已近半歲向伏奉 聖諭未蒙鑄
削伏枕垂死之中方深戰灼不意禮官遠臨以 祔
廟後祔遷之禮有所 俯詢彌不任惶隕之至臣素
乏學術於禮蕪聞向前仰對者僭汰屑越致惹疵議
亦已多矣臣曷敢覲焉無恥有聞輒對屢汗 聖聰
而第斯禮也與 孝定殿屬稱相爲終始故有不容

含默茲敢畢陳焉 殿下之於 憲宗大王纘緒傳
重無父子之名而有父子之道故號禰廟而稱嗣王
盡致喪之制行諒闇之義尊敬嚴重無間於繼體則
五廟世數壹遵父子昭穆之禮已矣謹按朱子大全
禘祫議載周世數圖及四時祫圖孝王時懿王居左
昭共王居右穆孝王卽共王之弟而兄弟各爲昭穆
孝王卽懿王之叔而世序無異父子也朱子嘗歎宋
朝廟制兄弟相繼者共爲一世爲禮之末失其議狀
則曰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
又云哲宗爲穆徽宗爲昭欽宗爲穆高宗爲昭太祖

太宗哲徽欽高爲兄弟而祭各有室也先正臣宋時
烈嘗議祧廟之疏亦曰帝王家以承統爲重雖以兄
繼弟以叔繼姪然猶以爲父子而各爲昭穆以春秋
言之則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而孔子書曰躋僖公
譏其逆祀也朱子請以兄弟各爲一世如父子今我
仁廟 明廟親雖兄弟義則父子也前頭遷奉永寧
之時猶可以二其昭穆以正其已事之未安先正臣
李緯亦以宋張齊賢所謂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
者爲正揆以孔朱之訓參以先正之論則我 殿下
之於 真宗大王當準五世之數而行祧遷之儀恐

符禮意是所云秉天理以正人倫觀會通以行典禮
者也狗馬賤疾間添風痺神隕精亡靡足以陪外庭
末議而竊感 詢薨之 盛意不揆愚賤妄論 邦
禮言不知裁罪合萬死

經筵繼講冊子稟定議

辛亥十一月二十九日
修撰趙在應來問

草莽賤臣荐患風痺殘喘垂絕匪分職名尙未蒙鑄
削而亦靡敢伸籲其尸居視蔭無復有生人之理據
此可知伏枕戰灼恭俟 處分不意 經幄之臣又
以繼講冊子承 命臨問彌不任惶隕之至臣每於
詢薨之下越分妄論用犯僭汰之誅而顧今晷刻待

盡神識昏迷縱欲妄論亦何可得乎第竊伏聞講官之言 法筵進講論語垂畢殿論語以孟子卽朱子讀書次第先正文成公臣李珣亦云次讀孟子於洞辨義利遏人慾存天理之說明察而擴充之者在讀論語之下讀論孟二書必須接續方識得聖人心法前後一揆所以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也且義利二字爲聖門第一義諦而孟子辨析義利如斬釘截鐵爲萬世章程也程子云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大經可不治而明朱子亦云孟子隨幾應物初無理事精麁之別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

量有感動人處是不容不及早鑽研收久大之聖功也猥越及此悚慄慙蹙伏地待 謹而已

筵說

幄對 筵說

癸卯三月十五日 上將幸行華城 展謁 健陵
顯隆園十四日 遣史官金濬敦諭俾之明日入對
于鷺梁 行宮附奏陳癘病實狀十五日 大駕未
發 先遣直閣金始淵敦諭仍與偕來又辭以疾復
遣左副承旨徐憲淳偕來宣 謙誠誨諄篤至以不
入則不發爲 教以忍死匍匐歸身司敗之意附奏

請收借來之 命命承旨還入臣詣 行宮門外史
官引接晉對于龍驤鳳翥亭 上御行殿臣未及就
座命進前 上曰聞盛名久矣無由相見今始見之
喜幸何喻臣對曰臣空疎蔑裂萬不猶人靡足以備
顧問而資啓沃且犬馬之齒已過七耄疲癯殘疾待
盡朝暮 殿下何所取於臣而過加 恩禮至於斯
極乎臣萬萬不敢冒當而迫於 嚴命冒沒進身矣
上曰年數幾何對曰臣今年爲六十八矣 上曰學
問之道願聞其要對曰臣素無學術專昧學問之要
無可仰對而竊嘗聞在哲緒論學問之要祇是居敬

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三者而已
朱子亦云學問之道莫先於讀書窮理讀書窮理莫
貴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是
爲爲學之節度也臣踉伏猷卣竊聞 殿下頻閱
經筵則喜而不寐閱月停講則憂歎忘食不惟臣心
乃爾羣黎百姓莫不皆然蓋目下悠悠萬事莫急於
典學 聖德之成就 國家之安危咸係於 典學
之勤慢也 殿下身上有五百年 宗社付托之
重下有億萬世子孫垂裕之艱固宜夙夜兢兢惟恐
荒墜厥緒而其所以 承先啓後之道專在於勉強

學問必須慥慥孜孜如飢欲食渴欲飲方可以緝熙
光明若悠悠泛泛遷延玩愒則何望其日月就將乎
閭巷匹庶勉學自修者猶當惜取分陰况帝王之學
乎一日萬幾之餘若不及時進修彌勉誠勤則將何
以成就允德哉卽今 國勢岌業有累卵之危生民
困悴有倒懸之急天怒於上而災異荐疊人怨於下
而騷訛胥興然 殿下誠能恐懼脩省則人力可以
斡造化其轉移之幾惟在 殿下之方寸也凡災異
不生於將亡之國而必生於有爲之世故宋景公一
言覺或退舍近日上天示警乃所以仁愛我 殿下

殿下信能應天以實則是可以回災爲祥回災爲祥
其要只在慎獨慎獨只在敬天畏天以故唐虞三代
聖主賢臣交相勉戒者動必稱天朝夕只見天長在
眼前以至動靜語默常若有赫然下臨非僻之心自
不敢萌敬畏之心自不敢息書所云顧諟天之明命
詩所云天惟顯思皆此意也夫人君天也 殿下東
方之天也法天行之健自強不息亶在於講學明理
惟 殿下懋哉懋哉程子陳戒於時君曰接賢士大
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變化氣質薰
陶德性賢士大夫易疎宦官宮妾易親寡不能勝衆

正不能勝邪是爲古今之所通患也 殿下終始典
學專心致志不廢三晝之講雙日之對則自不遑於
親昵近習豈非朱子所謂遠耳目之細娛親國家之
大計者乎維持此心莫如學問學問之功貴不間斷
間斷則并與前功而棄之豈不可惜哉此所以聖人
之心絕亦不已也昔召公進誥於成王以誠小民爲
祈天永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而臣謂勉
聖學當爲疾敬德之本伏願 留神體認焉且 列
聖我東之堯舜也欲法堯舜當法 祖宗祖宗朝謨
訓尤爲親切講筵之暇燕閒之中時取 國朝寶鑑

羹墻錄二書常常閱覽則必多警發蓋觀法近則收
功易非歷代史乘之比也卽所云詳文祖者耳目之
所逮也傳授 祖宗心法亦允在茲不可以不先講
明也 上曰 祖宗謨訓之云尤好當服膺矣臣曰
必有服膺之實千萬仰祝伏願 殿下實心實行實
德實政懋厥終始焉 上曰今茲引見太恩卒當待
還宮更爲敦召必出入講筵可也對曰癘病垂死不
能蠢動前後附奏卽是實狀靡敢矯飾以若危喘無
計呈身 聖教雖極鄭重萬無承 命之望矣 命
就座臣曰強策旨瞽扶曳跛躄冒昧登 筵固已爲

盛世之羞恥而一覲 耿光粗伸義分雖即日退填
溝壑更無餘恨矣臣退伏窮廬若聞 聖學日隆
聖德日新卓然為千古帝王之標準則當與鄉里父
老贊頌太平萬世鼓舞於田野之間矣 乘輿已駕
日昃向晚臣請退去 命司謁扶掖下階

報朝

自臣素止服膺矣出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盛世之羞恥而一覲 耿光粗伸義分雖即日退填
溝壑更無餘恨矣臣退伏窮廬若聞 聖學日隆
聖德日新卓然為千古帝王之標準則當與鄉里父
老贊頌太平萬世鼓舞於田野之間矣 乘輿已駕
日晷向晚臣請退去 命司謁扶掖下階

報朝

自臣素止服膺矣出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